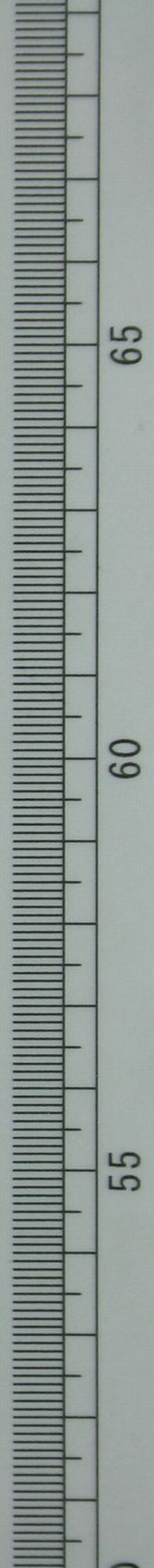


廣治平畧

自廿五  
至廿一

13
673
5





門 4 13  
號 678  
卷 5

廣治平畧卷二十五

兵制篇

周代兵制

平江蔡芳炳九震定本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昔者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師。雖帝王未嘗去兵也。及周武王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凡國之大事。則致之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以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故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言六軍。至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此鄉遂制軍之法也。乃車

廣治平畧

卷二十五

兵制篇

周代兵制



徒則異賦焉。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概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居王畿為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山役皆由鄉遂至於都鄙。此公卿大夫各帥其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基布則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當其時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長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而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為正之具也。夫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閭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然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故軍藏于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并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享於春官之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至其四時之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芟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為還用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凡田搜澤取獸曰蒐，為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而又仲春則以辨鼓鐸鑼鏡，仲夏則以撰車徒書契名號，仲秋則以辨旗物，仲冬則以詳坐作進止。各主其一，不盡求也。蒐以祭祀，苗以享禱，獮以祀祓，狩



以享。烝各以行禮。非暴物也。蓋田本肄武。而以禮終。獵木厲殺。而以仁勝。此之謂順。以動而悅。以使乎總之。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鄉皆將。則蓄將不為不豫。何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若乃天子之衛。有郎衛。有兵衛。而其別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荒之隸是也。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則跡其間。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曷常有文事武事之判耶。合而觀之。任征伐之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召募之擾。無團聚廩餉之費。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既因富而力強。處宿衛之兵。多出於士。則無長

濶導邪之火。無和凶。邇逆之災。而士以秋巡之餘。均敘則又由教以知方矣。此成周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歟。至齊桓公任用管仲。制國為二十一鄉。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如鄉之法。制鄙為五屬。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如遂之法。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變古司馬法。而為簡畧速勝之兵。于是國中之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而農不識干戈。先王寓兵于農之意。亡矣。齊桓既沒。晉文接之。蒐于被廬。作三軍。教其民。其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豈自知其備而稍替其一乎。是時楚益強大。武王作荆。陣名。卡穆王時。則有右孟左孟。兩戰。猶言。兩翼之制。莊王則三軍。以為正軍。二翼以為親軍。游闕以為游兵。然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兼輯睦。不好于車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脩楚是以強。若魯成公作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蒐于紅。蓋已傷于竭作矣。哀公始用田賦。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大變兵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焉。秦穆公



朝西戎始作三軍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有更卒有正卒有戍卒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有銳士虎賁八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籍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世方爭于功利而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非之曰被孫吳者尙勢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眾謀不長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惟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甚若齊桓晉文之兵可謂人賢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他道必有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措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乘四世之威混一字內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于京師可以彌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此秦之所以亡也嗚呼豈盡由兵弛哉無事養兵則有惟剝腹削之患有事用兵則有征行轉輸之勞此雖當時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兩漢兵制

漢興踵秦之制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衛尉居乎內中尉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至若南北軍皆隸於三公而光祿威



以四科者第卽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修之士則宿衛之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其後武帝盛兵以威北陲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八校進中尉屬中學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四城兵而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官曲騎胡騎校尉掌邊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擊者虎賁校尉掌輕車凡有八焉外又置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屯兵屯各有司馬既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爲官掖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習知遠方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常從始此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且又使世家入財者皆得補卽而卽選於是始哀自期門羽林之屬隸于光祿以爲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于將軍城門之兵領于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異日宦官倖威專兵之禍于是始甚皆武帝紛更之所貽也若郡國之兵初時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法各有員而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蜀二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各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是以郡國之兵教習于平時而征發于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此郡國兵之凡也自元狩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于是發及謫更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去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

五



簡元年又發三輔中郡之官徒弛刑者及靡募依飛射士孤兒越騎詣金城夫  
募及齊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依飛越騎從事是  
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孰非自武帝啟之耶東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  
克定天下始于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  
如故北軍省中壘邊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營校士北軍則以中候易  
中壘監之領手大將軍南軍則北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  
衛士領手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京師肄兵  
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  
省關都尉十三在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時光武久在兵  
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衛侯之職然終  
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復置都尉  
且自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隸

京師之兵以出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  
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以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  
衰成帝延嘉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  
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  
戰非素習勿出輒北永建間始令郡縣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陘徵為積  
卒召為義從大抵創立名號務無良法徒列屯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黃巾作亂  
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罷八都尉五年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躬擐甲  
介馬稱無上將軍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於  
是咸宜更領兵權迭相傾奪五營畏服中人以至陳蕃賈武等欲誅宦官北軍  
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懲實武之事欲藉外丘  
以除之故內置園校陽尊閣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  
成義兵四起群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寔為之也蓋天



下之患莫大于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漢興民二十則傳於籍而歲及  
 立秋則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傅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  
 民與士大夫無不閑軍旅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  
 取之于大農或取之于宗正或取之于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則漢制之  
 善正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徵召否則罷歸  
 衛霍勳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此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遺意乃其中猶  
 可取者國有軍事不取專斷是以輪臺之書徧示百官屯田之奉初終不讓單  
 子和親而四百石博士得以抗論以至精兵郡國人士親為擇將相而代地吾  
 所急則委陳豨淮陽兵之勁實權澤夫其視兵也不亦重乎然而從軍有勞得  
 以復除關中之卒復以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譴金布著令尤郵死事羽林養  
 子特錄孤兒至饗遺衛士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醴酒其郵兵也不亦寬乎  
 乃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借上者必戮上功增級者有誅來傳行塞因以歸家

者詔勅已至以至禁擄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懦者有誅都試而不詣都所者  
 必免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之典論則嚴明為何如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故將之  
 家均于給賦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拜破羌不為異  
 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換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則均一為何如至于上下相維隄  
 防必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行領欲上  
 下之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督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上  
 下之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而膠西欲擅發兵  
 則弓高詰之自圖嚴助以節發兵則郡守拒之不從而又郡置游徼亭設三長  
 以防盜賊而天下之事幾三萬則其周密又何如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  
 悔以寬恤待士卒故勞不致怨以嚴明駁將帥故士卒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  
 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奸宄無以生心是以諸呂七國變生倉  
 卒而備禦素具北邊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獨其時平輒弛備



而亦自業一主始科瑣邊吏則倉卒無可用之兵何以防外戍卒以實邊而中  
尉北軍亦出討擊則王旅無鎮衛之職何以重內其節目不謹者蓋如此是以  
漢之兵雖少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建武之後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  
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于是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  
是兵非曩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則又  
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矣漢烏得而不衰乎

六朝兵制

晉自文王置二衛三節司馬以中領之軍領之令州縣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  
征四鎮將軍之號及武帝代魏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  
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及驍騎七軍皆以中  
軍將軍領之及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都總置武吏百人小  
郡五十人永康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爲京

畿州五州爲重鎮而三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刺史典兵而州鎮特  
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人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啟釁爲國憂蓋其勢也  
後魏天和中閭門之論除於崔挺三長之制立於李冲屯兵興於肆虎子而成  
兵資絹自隨之困省世業定于李安世而豪強陰附逃役之弊均定都中洛選  
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分建六鎮優復府戶鬱然可觀其  
後良法浸墮至於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不敢問致啟高歡驕逆之心  
則紀綱陵替豈非狃於承平文飾過盛之弊哉高齊別爲內外領之二曹雖十  
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迫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至二  
千人無謂甚矣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  
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蓋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  
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  
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周至克齊之後并前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



此隸戶有還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蓄以六家備民  
 力稍裕矣隋之兵制大抵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洲色焉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  
 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之府有郎將有  
 副部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改驃騎曰  
 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自煬帝不綱府兵  
 之制不講高麗之役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每軍大將亞將各  
 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  
 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儀法但遠近騷動  
 士卒死傷墮業亡矣

唐代兵制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廢而為彊騎彊  
 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  
 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皆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  
 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于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  
 領之折衝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為軍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  
 旗軍宮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秉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  
 宥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  
 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  
 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復十二軍軍置將  
 軍一人軍有坊置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  
 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  
 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  
 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



裝糧皆自備。并其甲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游兵之重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宿衛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開元末。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雍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彊騎。人隸於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天寶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附。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歇。馬餼募。糧餉廢。益自是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都督以總之。此已為方鎮之兆。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然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景雲之間。出薛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遺授。不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無何。遙授之端一啟于王嗣真之寵任。兼領之設。復溺于蓋嘉運之私愛。及讓却四荒之思。銳然自奮。而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方鎮之權。于是始重且募。彊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邊。而精銳咸集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時李林甫專寵固位。杜邊帥入相之路。以為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邊人。勇決而習戰。始之用安祿山。後則諸道節度使盡用邊人。

馬餼募。糧餉廢。益自是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都督以總之。此已為方鎮之兆。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然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景雲之間。出薛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遺授。不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無何。遙授之端一啟于王嗣真之寵任。兼領之設。復溺于蓋嘉運之私愛。及讓却四荒之思。銳然自奮。而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方鎮之權。于是始重且募。彊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邊。而精銳咸集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時李林甫專寵固位。杜邊帥入相之路。以為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邊人。勇決而習戰。始之用安祿山。後則諸道節度使盡用邊人。



而邊陲有偏汪之勢。國家無濟離之助。海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再造唐室。身宜正上下之分。以綱紀四方。而偷取苟安。至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襲位。而爵祿廢置。胥出于下。馴至唐德之際。安史既平。諸州賓服。代宗復不能因事制變。率使僕固懷恩。養該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也。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李惟岳欲世襲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並起。而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服。又安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贄深為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李泌亦亟亟于復府兵之策。直維持久長之深算也。德宗變而非用。奉天之幸。豈非勢所必至。耶。洎挫刃之餘。姑息愈甚。所由終成藩鎮之禍。益蟠結不可解。歟。若夫憲宗用杜黃裳諸人。以威武起衰弊。而劉闢阻兵巴蜀。則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失

元濟擅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于是上承宗以人隸。獻程權以邊景歸。烏重嗣以支郡屬。向之相與跋扈。拒命者皆拱手。以道約束。異時河朔之亂。劉總之策。瓜分其地。真命于朝。慨然為諸鎮倡。豈皆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處置得宜。威畧未泯。故也。惜乎穆宗溺于宴安。而段文昌。蕭俛輩。皆庸才。無遠畧。遂有銷兵之請。致軍士落籍者眾。嘯聚山澤。轉為盜賊。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始徵兵諸道。而州郡兵籍既少。率臨時召募。烏合之眾。不能制敵。遂并克融。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終不能復。可不哀哉。至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者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是也。高祖以義兵定天下。悉罷遺歸。其願留宿衛者。以民棄。腴田分給之。老不任事。以子弟代之。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為千騎。肅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韋氏亂。改左右龍武軍。用元朝功臣子弟。以充良家子。避征戍者。或稍得納。皆隸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肅宗即位。



以禁旅單弱稍復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屬從官子弟充之曰北衙六軍中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左右英武軍初哥舒翰破吐蕃于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即詔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陝而命中使然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陝朝恩舉以其軍從事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顯然與北軍並也已吐蕃復犯京師朝恩以神策軍屯禁中自是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親衛卒出屯防者稍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自請願送隸神策軍既得請願賜遂蔬蕪而以曰是諸邊人往往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內統于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及王行瑜韓建連兵犯關諸王遇害已而神策策劉季述等以其兵廢帝尋就誅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從此廢矣嗚呼禁兵起于義兵之願留宿衛也而兵之立制非為制禁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軍者豈太宗初置戩且唐之十六衛已偪漢人南北二軍之制也漢以衛尉為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皆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抑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兵柄專歸宦者而為患至是也愚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至王叔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家宰之意何如哉然則開賢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于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鎮之僭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

宋代兵制

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天子衛兵也二曰廂兵諸州之鎮兵也三曰鄉兵選



自戶籍或士民應募團結以為防守者也四曰蕃兵塞上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者也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于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戍戍者又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又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又曰就糧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雖增損舊制而規摹宏遠矣太祖太宗以雄畧威武平一海內徵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獮暴之民收隸尺籍其自廂軍而升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當其無事將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而天下獮悍失藏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當其時軍制親衛殿禁之名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于殿前侍衛兩司為步兵者百十有九為騎兵者七十有二其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為一或分而為三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干

御前忠佐軍頭司皇人不隸隨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中驍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萬而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合諸道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于樞密然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于三師然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於州郡節察防團等職雖居京師謂之選授至于一郡則得以盡行軍制而逐縣置尉專捕盜賊齊以縣巡簡之兵不足則會諸州巡簡使之兵又不足則咨諸守臣及一路帥臣焉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天聖間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隸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有邊勞至于河清遠捕牢城配軍亦開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下軍以三歲河北邊大閱亦如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史程琳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軍備數置而召



募不已此國用所以日屈也。誠願河北陝西在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卽還。廂軍  
犒餉者視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便近嚴  
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討息賞。違者重置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  
用有餘矣。帝嘉納之。然國家怠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主兵者頗行姑息之  
政。而衛士人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雇人擔荷甚且操白挺而羣呼。蓋雖名爲  
兵。而實皆驕惰不可使之人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  
所募兵多市井選。頓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狡中  
格。然不能因其水土而摧陷。復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上兵。卽揀選不  
及等。而驍勇狎戰。於是議者欲益募土兵。爲就糧。乃增置陝西蕃落爲保捷。振  
武壯勇。而京輔郡亦增龍驤。廣勇。廣捷。虎翼。步鬪。諸軍。馬步凡三百營。於是中  
不禁。相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軍冗甚矣。西師罷。龐籍言天下兵能老者  
猥多。不可以不汰。於是兵汰者八萬人。治平中。韓琦上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士  
者。勇悍純實。出于天性。而物力資產足。內繫其心。稍加簡練。于府兵何異。陝西  
保捷皆揀放。所存無幾。宜命義勇。涅手背爲士兵。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  
詔死行司馬光持以爲不可。反覆力陳。琦雖語塞。而事不爲止。蓋韓公雖心知  
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于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  
之役。皆調于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然征調之外  
又有力役之兵。日需餉饌。國家不無冗兵之弊。當時孫洙之言曰。古者兵一而  
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廂兵  
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遭輓者兵也。版工役者兵也。繕  
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長者兵也。前世之兵未  
有猥多于今日者。國計何得而不蹙哉。甚哉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  
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致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  
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致于弊者。郊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



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言平居無事賦歛之厚至不可復加而三司之供猶苦其不給其弊皆以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苟郡縣之士兵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省者不過半耶兼又更戍交錯勞于道路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平居徒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脫有緩急亦何足恃哉迨至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為數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餘萬而冗又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親制選練之法敕所司揀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為民而陝西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若一年從陳升之議減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馬光曰在京禁軍生長京畿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只橫遭降黜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置諸無用之地又逆此無事而已

異時或小有驚恐主者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大加召募將數倍多于今日所退是棄已教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烏合之眾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非計之得也願且仍舊法每歲揀禁兵不任戰者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役者放令自便但勿使老弱者常古名籍虛費衣糧則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從之已王安石柄國上言太祖懲藉鎮之弊分遣禁旅守邊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將不專兵雖無難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制將將兵平居專于訓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緩急可使于且諸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已團結東南諸路置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各置副凡副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官歷職曉親民者以充又各以所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訓練等官始變禁軍之制又請以十家為保保有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



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優厚材  
 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陳姑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過於天下  
 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詔畿內保丁所肄官試騎步射  
 分等以聞蓋始變民兵為保甲元祐初司馬光疏其害言兵出于民雖云古法  
 然古邱甸入百家總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士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能卒乘輯睦  
 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矢教之戰陣是使農民半為兵  
 也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  
 盜也又擄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於是于府路保甲官並罷司馬光又以  
 禁旅盡屬將官與州郡爭衡不為使而卒歲不更成成其情縱又設官重複虛  
 被庶祿夫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又何必多設總鈐哉情盡罷其  
 禁軍獨委州長吏與總管鈐轄統之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  
 守死于是詔諸路禁兵復五成而省鈐君都監等員名以州郡官兼死焉及茲  
 京川事禁軍增補口多列郡屯戍彌廣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取和之  
 後久廢蒐捕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健者又多冗古階級既壞紀  
 律又亡至委關堅握重兵士卒耗亡操瓢行丐之人畢募以充伍金人挾兵萬  
 餘長驅而南內顧惴然倉皇召天下兵勤王而京師不守勤王之卒潰為盜賊  
 而寇盜遍天下矣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凡諸將所帥及降盜等兵  
 皆屬焉已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而三衙始復舊制矣御營  
 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改為神武五軍已又改為行營四護軍當是時諸  
 將各以成兵雄視海內屢奏捷獲而秦檜主和議遂獻諸將握兵難制之說因  
 分隸其兵更號統制御前軍馬皆隸于樞密院遇出師則取旨行於是御前軍  
 又在禁軍之外而各州分屯列戍增損靡常朝廷滋養兵之患張慙請募民聯  
 以為十五使合力此敵謂之巡社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紹興



初王庶知興元兼利潞安府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于縣月閱于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于是川口多義士可用者皆庶倡之也其後三十一年詔籍民為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澤一邑之豪為總首歲于農隙教團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至七八千人其時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抄畧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後文天祥建議以為莫若委數州立一方鎮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脩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有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推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養收其財以就庠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眾輕易舉號召無難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不下一敵國告請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惜不能用至咸淳之季邊報日聞召募

尤急官降錢甚優厚而強刺之禁亦嚴然所司罔休上音執民為兵或曰言誰誘或詐名買舟候有販者群至輒載之去或購船令全船疾趨所募或令軍婦治容招誘于路盡刺涅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無賴乘機為擾所在騷然則召募且無法矣揀選云乎哉聞有國忘不之士則遺制于權奸移屯更成靡有定所于是成卒疲于奔命不戰而死斃者家矣嗚呼國何喘息于在和戰之間倚兵為命而耗弊若此可徒謂敵強乎哉

元代兵制

元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勛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頭廳立樞密院以總之遇四方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若大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



亦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家寡蓋舍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闔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廢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兵則為止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買子軍又曰禿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所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虜軍契丹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番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長名者曰袍軍督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刺罕軍然兵籍係軍械重務漢人不閱其數惟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莫有悉之者其都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所以制其輕重之勢世祖時設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其後增置改易禁兵之設殆不止于前矣夫屬察職列官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于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于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軍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獲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曰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為鎮壓軍至于在外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選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則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其始太祖太宗嘗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瀚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游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其後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事遂至于不可為矣

可為矣

明代兵制



明代兵制曰京兵曰腹內衛所兵曰邊兵京兵之制有二錦衣等上十二衛所以衛官禁即漢之南軍也晉守等四十八衛所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番上宿衛無所隸屬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左府所屬者晉守等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衛遇有征行則調發之即唐府兵遺意也腹內衛所兵者列于各省并要隘之處每衛約計軍五千六百人每于戶所計軍一千一百二十人每百戶所計軍一百一十二人每百戶之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吏以成隊伍以指揮使等統之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而不治兵事即宋人收兵權之意也邊兵者捍禦各邊屯戍要地如劍遠大寧諸司等衛是即漢人募民實塞下之制也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物即於朔軍歸衛將歸第權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至其稽覈之要又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情勾曰尤發此明代軍伍之畧也初設

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為五軍曰五軍管水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番騎司寶縣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哨得神鎗火箭之法合演習立神机營總三大營營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哨有分管官坐營日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其錦衣衛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衛力士蓋錦衣十二衛皆用世卒爪牙之任也勳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眾勢又以制錦衣軍而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相羈維之局也此外郡邑之兵以衛所統軍伍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為戍兵簡士兵之壯者廩而脩之曰民兵募他方之桀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各隨地之省要以為繁簡疎密而京師約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亦內外相制之局也已天下承平武備日弛至景泰時兵部尙書于謙以京師車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



營者雖各有總兵等以統御之。然不相統御。一有發調。獨挑選。接以行。故兵將不相知。且平日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率以臨敵。郊驅羊。禦狼耳。今于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各設都督統焉。其管味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以充。使耳相統轄。遇團操時。即各領本隊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為將者知之。之強弱。為軍者孰將之。號令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執習。易於閉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於是團營之法始焉。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之。尋遷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共十有二萬。定分為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神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團操。有征調。接撥以行。每營萬人。分而為三。如牙樂初制。蓋十二團營者。所以肄夫三營而非改其舊也。其老弱不任戰陣者。曰老家。以供役使。武宗改元。好瑄劉瑾提督團營。集九邊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帝自領闈人善騎射者為一營。謂之中軍。且夕操練。呼噪砲礮聲徹九門。鐵文細甲。昭耀官苑。帝親閱之。名曰遇錦。後以南征。帝自署威武大將軍。以江彬許泰為副將軍。其十二營如故。後邊防告急。僅選三萬人從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一都督總之。而團營所餘老弱。且為中貴私備矣。嘉靖初。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之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而為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武備廢弛。有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臣以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是統統不閱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宜差風力科道。通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在。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庶幾營務可飭。



矣。於是草去十二營。兩宜屬名目。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樞。總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設贊理軍務文臣一員。遂草提督監槍。丙臣隆慶朝復遺司禮監一人。閱視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未嘗變為十團營。宏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開嚴嵩為仇鸞地。遂請待設戎政。廳括內外籍。總督戎政印授之。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萬眾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總督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前後中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較閱。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冀副行焉。要令所營皆成精銳。有事則節節將兵于闕外。事畢則納印歸卒。

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下兵部議。尚書霍驥言。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請三人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役古少。號令不煩而體就明。似屬穩便。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耶。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驥議與貞吉不合。乃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然曰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自擇便利。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况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倘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息。况以之臨敵。茂不改矣。乃詔復京營舊制。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以後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日深。兵蓋明有漢之全盛。無其



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良由王不擇將將不知兵非與書生謀之即以大權歸  
閹寺縱或簡拔于城又多利豪債師然則不問有制之將而徒求有制之兵安  
可得哉若夫士兵之制曰保甲者為守鄉也而有司編冊徒張文具耳曰弓兵  
者為防險也而追呼閭里徒逐鷄豚耳然猶桑梓情殷不至如客兵為患之劇  
客兵者供億浩煩患一思亂幸禍患二僦居為奸患三思家易潰患四驩橫虐  
民患五有兵之害無兵之利國與民兩愛之矣

息爾蔡氏曰國家之大權有二宜專而不宜分者政權也宜分而不宜專者  
兵權也政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事必變是故三代而上兵權散于有司  
觀有虐之征六事咸在牧野之戰六卿同出且太保相也非南宮之使不能  
號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軍旅則兵無專制將無專權大  
畧可考矣然不徒為握兵者分其權也蓋社者寓兵于農即比閭族黨而為  
伍兩卒旅之師即蒐苗獮狩而為征伐擊刺之法即卿士大夫而為將帥司  
馬之職是特無專權亦無專官也故其時六卿之內六軍寓焉去遂之地  
軍天倍焉內足以為強幹之謀外足以為制亂之具世之論者以為鄉之六  
軍無異于後世之京軍以守京師也遂之六軍無異于後世之畿兵以律畿  
輔也天子征行則鄉遂之軍十取一焉無異于後世番上之制也而先王之  
意不然雖不以天下方安而忘戰亦不以天下無事而敘戰故以社以約以  
享以方第於農隙講事焉而終之以禮此天下之大校也當其盛時連帥州  
牧以達于天子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蓋天子諸侯合而為一其繼諸侯  
去天子分而為七自有其地自戰其人者天下固無不弊之法也漢初京師  
有南北二軍南軍守宮衛尉主之輪之郡國者也北軍守城中尉主之輪之  
三輔者也其升授也一歲而為衛士二歲而為材官其更休也二十三而番  
上六十五而罷遣若郡國之將有太守焉有中尉焉而侯相亦得與敘兵之  
權郡國之兵有材官焉有輕車騎士焉有樓船焉此選而用之各因其地之







則固處于不得不變之勢也。顧所謂強騎者，安史之亂卒不能受甲，西廩之兵僅可及于靈武之士，至不滿百，乃有自外來赴難扈從者，因賜号神策，且以中人主之，則勢之極重可知也。重極而不返，如人會其勢，蓋藉其中，將利其權，詭請自附，于是邊軍皆內統于中人，而中尉之權愈尊，臨藩外擁禁軍，內恣不得已，而藉藩鎮之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朱李之變興矣。唐所由亡，詎不以兵哉？宋之兵制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藩兵，四者之外，又有馬曰役兵，禁兵者宿衛兵也，收天下精功列營京甸，征討屯守，畢自京師遺之，兩兵者諸州鎮兵也，尤者隸為禁兵，餘則留之本州，無踐更亦無教閱，禁兵之強，所以重居內之勢，廂兵之弱，所以削方鎮之權也。鄉兵者民兵也，如今之保甲役兵者，官府之兵也。如今之隸快藩兵者，塞下熟羌部落藉之以保藩籬者也。然禁兵雖多，不濟于用，觀韓范之成功，皆河北土著與諸羌後戶之力，則鄉兵舊兵之所藉大矣。人謂制公變法而鄉兵之制壞，彼其迂謬，誠有加當時所言者，然則非其人，即不變制亦奚禪于夫收軍之氣，彼世不復乃高宗以奪臣百挫之餘，而韓岳諸將鼓而奮之，遂至無敵，信乎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也。明則京師與九邊皆宿衛兵，大約京師約三十萬，畿內約三十萬，居諸邊之兵，諸省之兵不能當此，斯亦強幹弱枝之道也。而日久就厭于京師，乃汰其老弱，得壯兵十五萬人，改三大營為十團營，嗣後或處或置，其弊至于各營已虛，而歲厚劫，故正德中羣盜起，則各邊七兵征之，而後定，則京兵不足恃，可知已。若衛所之兵，虛糜亦然，僅供輓漕修城之事，于征戰益無當焉。天圍營之設，即漢之比，軍唐之禁兵，宋之禁旅，遺意也。其以勅臣管手之者，謂其明武畧也，其以文臣其之者，謂其督京師也，其以中貴人為之者，謂其防壅蔽也，彼此相知，豈易矣。兄有征行，則詔文臣參贊其軍，而提兵官佩將印，領之武官，不得概下，若行軍，犬牙交制，滅戡矣。致終明之世，無兵之害，而以驕情之卒，當強敵，何異以弱女子當孟賁也。故明和之俗。



兵難言之矣

廣治平畧卷三十五終

廣治平畧卷三十六

軍政篇

歷代武舉

平江蔡方炳九震定本

古之為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出於一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于學以獻誠告詩曰在泮獻囚友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  
 二途哉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  
 時猛將或出于餓隸黥徒鼓刀販繒之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于是  
 衛青在日于奴隸日禪出于降敵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元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  
 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于里士或有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  
 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  
 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度兵法者安帝永初帝詔舉列將子

廣治平畧

卷三十六

軍政篇

歷代武舉

一



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剛毅武  
猛有謀謨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畧者。請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  
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之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  
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探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  
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元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  
以張良配。亭取自古名將為十哲。七十二弟子。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望  
為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至貞元二年。闕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  
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學。而唐之選舉志以  
武舉始于武后之時。其選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  
者。遂成再造之功。烏可言其不足道耶。然按薛謙光言。武能制敵之科。祇令  
驍。孤夫捐雲。惟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屠蕭。何之  
任。必失指蹤之機。是選將不取于弓馬。有斷然矣。武舉即此科之意。故當時皆  
非之。宋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降不武。其  
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贊儀。詳定配享。功亞並吳起。孫臏。廉頗。韓信。  
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者。並退之。後升權嬰。耿純。輩。開寶元年。上令諸道解武  
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  
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為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  
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  
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  
親策之。權畧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  
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闈其時  
射。而後試之。慶曆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為武學教授。三年。詔罷武舉。  
一科。言事者以文武並用。廢一不可。復此科。分為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深遠。  
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刺拋射翹傑。魁俊。量能。

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刺拋射翹傑。魁俊。量能。



而官因材而任時蘇軾策有曰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  
 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  
 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為未必然而棄之使天下之士  
 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司馬光言奉勅考試武舉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  
 試策畧弓馬乃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  
 有榮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舉之意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  
 靶者皆聽就試中書如舊制命如所請于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以策為  
 去留以弓馬為高下高宗紹興時上以閣門祇候趙應熊試弓馬文字皆有可  
 採真有用之材擬擢用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准條將處之以養  
 資望上從之自是武舉齋公據赴部引驗于行在殿前司試弓馬就淮南轉  
 運司別場附試程文紹興十六年乃定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孝宗即位創  
 制武舉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間有黎華者以其  
 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閑習官畧與旌別乃傳旨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注黃甲  
 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規則令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  
 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乾道五年詔依文舉  
 給黃牒同正奏名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後又以授官與文士不  
 類詔自今補授皆依進士甲科恩例後又以文舉狀元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  
 首為閣門舍人之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嗣是  
 大學諸生久不第者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皆換京秩以林頴秀言武  
 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為衣大袖專效舉子夫科以武名而不求雄健喜功之  
 士徒習其僥倖名節之心于是詔自今毋得鎖換侍御史胡沂又言祖宗時試  
 中武藝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于經畧司教  
 押軍隊進條差使今所取非所用非所學請取十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  
 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請曉軍旅營之寧宗時仍復武舉鎖



換法理宗淳祐四年上御後殿闈武舉進士射後以邊塵未靖修禦方嚴令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即官外而監司帥守各舉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畧卓然可用以脩任使則知武舉一途固不足以盡天下狷齷之士矣

### 明代武舉

明初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始之所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石亨奏言國家設法推武舉職誠當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于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克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于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誅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于各邊總兵官處議議果能措置得官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英宗惡其言命兵請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武舉設科鄉會

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兵部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宏治中兵部尙書劉大夏上疏言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擢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跣躄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訓于文者或慶于武亦不以遠而尚不以賤而限如穢草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羶旅樂毅出于隸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合孤挺卒能拜元昊之背叛破賀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蓋事既富重則品式宜加詳脩風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泰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于是詔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四矢爲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二



兵為合式。三試策論其策問或據古兵法或問時務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兩京鄉試照先年國營武舉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典武舉鄉試于是兩京應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類送兵部會經三次御試中式者免其再試與新科鄉舉之人一體赴京會試穆宗時詔武場舉後其不中之人通行考驗有智勇可取及精通一藝者咨送邊鎮重門充為名色把總領軍教練但係訓練有成與武舉一體推用或在營教練無成不肯向上者督撫竟自革回是又于武舉之中稍為通變者也

息開蔡氏曰昔周人以射御賓與已有用武取士之意至漢人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其葦設一科而謂之武舉者則自唐始夫成周之列士于庠序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從宦則此射平時以此為教養三載以此為賓與大者則居為六卿之官出為六卿之

將次者則人皆此間族黨之師行皆率兩師旅之帥何嘗另立一名以求之也漢時武帝詔選良家子以補羽林武帝詔募武猛士以詣公車雖以威武之名作其建功立業之氣亦未嘗特設一科以求之也自至于唐當宿將老死將帥乏人之日因開翹關負重之選而所得皆奸悍無賴一時守邊疆人尚尚者鮮有知方更至不識一字此武后創為武舉之制以振其弊也開元復增置才畧堪任將帥之科天寶復增置深明孫吳兵法之科當是時開元一舉而得裴端復天寶一舉而得郭子儀端復事業雖不多見而子儀再造唐室之功良足為武舉之光矣五季之末諸將皆務鬪力強弓勁弩以徹堅中的為奇利刀長槊以摧鋒挫銳為上而古今陰謀深計皆不識為何等事則所取皆好悍之匹夫耳宋藝祖思移其習以收其效有武學以養之于未用之初有武舉以擢之于將用之日其法誠善矣後真宗時有軍謀深遠武藝綿倫之科至景德初更詔兩制三館詳定武舉條貫焉仁宗時有步射馬



射策試之法至寶元間復詔兵部試武舉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焉。豈不以廢武舉者徒知張而不不知有智謀精畧之秘故既取武藝又取軍謀既考騎射又考策論將以收異才傑士于是科之下哉孰意景德設科之初而失一高志寧此韓魏公所稱可比淮陰者也天聖申命之際而失一合孤挺此畢仲遊所稱觀敵制變籌度萬里外如矢破的者也而謂區區一科足以籠絡天下不羈之士然乎否耶明之武科一倣文科之制似文武實無偏重而舍羣弄墨之士何以持弓挾矢之流為可鄙積輕之勢不可復返而且登進之階或選于世家之蔭襲或拔于闕府之召募不必盡出于此途其出于此途者更無不次之典故亦不聞有非常之士遂終明之世鮮以武臣而樹偉伐者夫天下有遺材非盡此科之失也欲天下無遺材亦不能信此科之得也第能鄭重于程度之中復激勵于程度之外則出是科者安必無部於傷其人而不出是科者豈遂無韓淮陰其八也哉

歷代訓練

成周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以蒐中秋教治兵以獮冬教大閱以狩大閱教戰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自而欲至以數軍實耶又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汰其恃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非常之材以待不測之患所以養天下奇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攝也周室既衰此禮已廢至于宣王修車馬脩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獵而選車徒尚道赫然復興其後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以定三軍有教士之法吳王闔閭時齊人孫武以兵法見闔閭使試之婦人于是知孫子能用兵卒命為將魏武侯問于吳起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東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



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又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勿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鑊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密能達此勝之主也。又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圍而力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力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蓋目齊植，習文始為召募，糾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罪亦不戰國，益尚騎射，咸稱簡練。然詐力之

民于戰，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遂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謂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備善斷，不能運，不利之鉞；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狄戾戾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鷲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又况國之士民乎？尉繚予兵教曰：兵之教，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一人，而九人不盡死于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神將有不若法，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陳于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登，習戰以成其節，為之賞罰。其兵令篇



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于敵者勝卒畏敵甚于將者敗所以知  
勝敗者補將于敵也敵與將有權衡馬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  
後之次有適宜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  
外向所以修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  
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阨之此必勝  
之術也陳之斧鉞倫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在亡生死在抱之端雖天下  
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漢吳常以秋後郊祀畢斬牲於東門會五營士爲八陣  
進退名曰乘之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士八月大守都尉令長丞相  
尉會都試課殿最此州郡縣教試之法也初漢文帝習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  
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  
正治民振旅之事後漢光武見翟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  
事也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都試之法唯京師練兵如故靈帝中平五

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力兵講武耀兵于平樂觀帝躬環甲冒金馬稱無  
士將軍行陳三面而還唐太宗帝範曰天兵甲首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  
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是以勾踐賦蚌  
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脩也故目引諸將卒  
數百人習射于顯德殿庭中多者賞以弓刀絹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  
自勵悉爲精銳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袁半干進曰師以義出  
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  
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後承平漸久武事不  
修李抱真觀察澤潞籍戶丁男三萬其一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  
武多會而校焉及期接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于是舉部內之鄉  
得成卒二萬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蓋養卒病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  
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後周世宗之時謀肅軍政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



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門○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世○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宋○建○隆○初○選○天○下○曉○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四○年○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又○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以○修○宿○衛○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建○五○色○旗○幟○于○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眞○宗○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于○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爲○水○虎○翼○軍○仁○宗○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班○爲○資○次○以○優○獎○之○五○年○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試○其○怯○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行○東○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賞○馬○一○匹○射○中○三○行○槍○刀○後○三○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床○子○各○各○一○射○與○擊○刺○迭○出○比○自○聞○金○卽○退○預○積○人○馬○之○彊○者○隱○于○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神○宗○時○初○置○內○教○法○旬○御○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元○豐○元○年○詔○立○在○宸○枝○試○諸○軍○技○藝○格○第○爲○上○中○下○三○等○又○詔○京○東○西○將○兵○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于○中○都○所○步○軍○諸○營○弓○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于○教○習○馬○軍○所○藝○成○則○展○轉○分○教○于○其○軍○孝○宗○乾○道○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連○三○鼓○變○方○陣○五○鼓○舉○白○旗○變○團○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銳○陣○又○次○舉○青○旗○變○直○陣○兵○分○東○西○皇○大○刀○火○砲○上○問○李○舜○舉○按○閱○比○曩○時○如○何○舜○舉○奏○今○日○之○兵○陛○下○親○加○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忠○勇○倍○常○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爲○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咸○淳○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俛○刺○之○後○更○不○教○閱○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蓋○獎○至○于○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明代訓練

洪武元年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見有勇而好戰若加訓練  
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又嘗論  
諸將校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用不素操必致傾覆弓馬不善習而欲攻戰未  
有不敗者吾故令汝等練之乃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成祖繼統慮內外  
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亡者眾敕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又于附近  
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正統時兵部尙書王驥守備南京營閱師覈舟山間  
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  
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如此何以約束士卒俾就紀律哉凡兵五人  
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堅立不動  
赴敵則四人必聽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山五  
人爲一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合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以倍  
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  
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爲遊兵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  
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  
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  
調遣聽于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  
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聞者  
莫不稱善大概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  
則精義爭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  
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不敗者此向來之痼疾也練兵之法有五一日練  
膽二日練藝三日練陣四日練地五日練時何爲練膽有所畏有所恃也蓋軍  
士畏賊則不畏我平日武塲中信賞必罰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  
犯灰其退走之心遇敵而忘之是之謂有所畏聯屬隊伍有法辟如敵擊吾左



特在○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于○攻○戰○是○之○  
 謂○有○所○恃○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槍○與○聞○之○牌○靶○處○之○須○筭○  
 五○兵○相○衛○可○以○必○勝○鳥○鏡○乃○今○日○利○器○自○非○有○短○兵○相○接○則○亦○有○時○而○窮○刀○鎗○  
 條○牌○長○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勒○兵○分○習○務○期○精○熟○其○習○花○鎗○花○刀○無○  
 官○用○者○一○概○勿○取○何○謂○練○陣○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眾○寡○俱○團○作○一○堆○  
 前○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縱○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  
 整○齊○行○在○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法○而○又○習○疊○陣○法○番○  
 體○迭○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退○退○非○大○班○敢○回○之○謂○  
 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為○敵○所○乘○我○兵○見○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  
 此○二○者○歷○來○之○大○弊○也○其○他○金○鼓○練○耳○旗○旗○練○目○坐○作○擊○刺○練○手○足○之○類○乃○常○  
 法○也○亦○須○慎○習○則○進○退○有○度○可○雜○而○不○可○亂○何○謂○練○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  
 縱○有○橫○有○直○皆○因○地○而○用○若○但○于○武○場○中○操○演○而○已○則○遇○敵○交○戰○之○地○安○得○

廣○平○方○正○亦○如○武○場○者○乎○善○將○兵○者○過○出○即○習○登○躡○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  
 過○街○衢○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摟○伏○之○法○過○田○塍○即○習○分○行○合○部○之○  
 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認○地○之○遠○者○置○鄉○導○遣○圖○指○務○使○水○陸○險○峻○人○  
 人○不○迷○何○謂○練○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平○日○曾○慣○重○任○遠○行○之○  
 態○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則○是○無○時○  
 而○不○練○習○慣○于○平○時○則○臨○陣○飢○寒○勞○苦○皆○能○耐○之○矣○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  
 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于○軍○士○若○入○陣○圖○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  
 大○規○模○古○人○之○糟○粕○也○臨○敵○制○勝○不○在○于○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也○  
 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臨○敵○時○須○以○營○陣○中○入○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  
 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古○  
 陣○法○而○以○之○敵○極○安○在○其○能○制○勝○也○凡○將○官○平○日○訓○練○軍○士○號○令○營○藝○須○照○臨○  
 陣○一○般○其○陣○也○即○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



之利若武場中所使者。通是虛套與臨陣之法。令營藝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用哉。凡兵之勝負不在眾寡。而惟係于精練與節制。分合何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後。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強敵難勝。吾亦豈至於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敗衄。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息闕蔡氏曰。昔成周盛時。越裳貢。肅慎來朝。天下若無事矣。而周禮一書。講明武備。不能以一日安鳴呼聖人之爲國慮也。遠矣哉。是故其在春夏也。有振旅。芟舍之制。其在秋冬也。有治兵。大閱之制。是四時皆教也。其辨名號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其辨旗物也。有諸侯軍吏鄙野之異。是內外皆教也。四時皆教。其練之也。精。內外皆教。其訓之也。廣。成周所以得持守之道歟。自秦以講武爲角。賦之。賦。講兵之法。間見秋冬。而四時之教廢矣。又以銷兵

爲講武之計。講兵之法。僅行中都而內外之教廢矣。漢唐秦弊。當時教兵者。各備而有乘之之法。外有都試之法。雖乘之以孟秋。都試以八月。非復古人四時之教。而內外講兵。猶有古人遺意焉。如乘輿御戎。路執舍。躬射。齋東帛。賜武官。伸肆孫吳之義。習戰陣之儀。其禮甚設也。如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之士。爲八陣之法。其事甚重也。而皆以乘之爲名。此京師訓練之制。然爾其在諸郡。則有郡守都尉。課都試之功。凡車騎材官。樓船各習焉。其在王國。則有內史中尉。行都試之事。凡平時百不得擢發焉。此郡國訓練之制。孫爾光中起。自兵間入。厭武事。乃罷尉侯之職。無都試之役。廢車騎材官。樓船之士。唯京師。講兵而外之。武備盡弛矣。自以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可無假乎外郡之兵。而專以國軍爲用。其後國軍疲于奔命。殆不可繼。始于邊郡置義從諸兵。外兵既重。內兵轉弱。是以京師有憂邊郡。長驅而至。遂不可支。非平日訓練失宜。何由敗其戎心哉。唐府兵之制。三時勸農。一時講武。與成周



之制不甚相遠。惜府兵既壞而兵患遂興。唐運相終始。宋太祖加意軍政。定四時講武之儀。則訓之有常矣。或大閱西郊。或習戰昆明池。或闈兵講武殿。則練之有法矣。此在京師。則然若州郡所有。悉皆疲弱。大郡不過給十人。小郡不過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乎人。此但知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而盡以勁兵萃京師。不知安攘之畧。豈止在內強而外弱。內勇而外怯乎。雖咸平以後。稍置外兵。然春秋二教。必差按教之官。反爲路分鈐轄弄權。騷擾州縣之資。卽京師之三司。雖有旬教。月教。春秋夫教之制。而適爲官吏賞賜軍將燕犒之目。若是者。亦何貴乎訓練也。歟。明代之初。立注之密。與宋相彷彿。而明代之季。玩法之弊。亦與宋相差次。何常不躬臨大閱乎。何嘗不禁私役官軍乎。何常不貴守臣教閱乎。何常不遣臺臣點視乎。而營衛之內。非市井浮浪之徒。卽虛名占額之數。是以按其籍則纍纍。若若按其伍。誰是肅肅糾糾者乎。問以戈矛器械。乃自雄者。幾人。弓弩箭鏃。自厲者。幾人。至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乎。治兵。竟卒成虛語耳。而徒吸億兆百萬之脂。之以養之。殆幾幾乎無事而食。矣。奈何不實修其教。兵之政。以平天下之怯。而爲勇。轉天下之弱。而爲強也哉。



廣治平畧卷二十七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武備篇

歷代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以戎馬完并田之賦則知馬政之關於大軍至重矣考其制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而御師辨其牛馬之物均人均其牛馬之力將辨其六畜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校人則掌王馬之政辨大馬之屬稱馬一物可為育戎馬一物可供戎齊馬一物毛是齊道馬一物善于馳山馬一物可供田駑馬一物雜殺者益五良一駑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而區分之獨給公家之用是為公馬也惟天子有左右廐其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馬良馬二廐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良一廐馬止田篤二種所以辨降殺為國防也而凡馬特也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



之道也。春祭馬祖。天駟而執駒。二歲曰駒。夏祭先牧。始養。頌馬攻特。以特之蹄也。秋祭馬社。始乘而賦。僕。簡練御者。冬祭馬步。神之為馬。獻馬。獻成馬。而請馭夫。使御車者。凡軍事物。馬。其力而頌之。其趣馬則掌贊。正其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進退行。掌駕脫之頌。用馬之辨。四時之居治。居請牧房所處之官。有正馬。掌養疾馬而柔治之。謂驅步以於其疾。知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可牧馬之地。民不得而頌之。牧地也。廩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時其秣飼。佚其用之。不使甚勞。教馳。三歲曰馳。始攻駒。治其蹄。執駒。毋令乏。散其可。其耳。其母令。擢圍師掌教圍人。養馬擇圍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成周之于養馬如此。其重且詳也。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豳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為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以田車攻馬。同賦焉。戰國之際。魏武侯問吳起。以畜卒驥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溫廄。夏則涼廄。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施勒御。營之用。此古人調養戰馬之法也。漢初。馬匹至百金。天子不能具醇駟。乃命民出算。賦以備車。厠而以太僕掌典。馬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合。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合。丞有龍馬。閑駒。象泉駒。駮承華五監。長夫以太僕而專命司馬者。始于漢代。非周官本職也。文帝時。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置。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卽為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至武帝時。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于是眾庶街巷。有馬。野陌之間。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蓋漢馬之祿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塞。軍上馬苑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其息後。又籍吏民馬。補半騎。馬至輪臺之詔。始修復馬。令命無之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

黃台平器 卷二十七 武備篇 歷代馬武 二



上畜馬方畧。宣帝時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元帝時省苑馬以資困乏。成帝時減乘輿廐馬。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廐。合一人後置駿台廐別主乘與馬。而伏波將軍馬援好騎射。受相馬法。午成駢謁子阿言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者。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臣謹依儀氏韜中泉氏口齒喻氏唇髦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有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馬若順帝時置承華廐。靈帝時置驥廐。廐皆不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粟而已。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又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徒之隴右。乃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歲列職課功。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功于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馬。凡監牧馬五千。傷上三千。爲

中不及者。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而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織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又立四使於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於嵐州。及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專其事。毛仲亦能于職。其始官時。馬僅二十餘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又突厥款塞。歲許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春薄蹄。不可用。代宗用角朝恩言。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供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



始置養馬務二又興葺舊馬務四為牧圍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開  
廐馬始備太宗時詔市吏民馬以備征討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  
匹而國馬乃益多始分置諸州牧養之真宗時置估馬司凡馬市掌辨其良舊  
平其直以分給諸監監凡有十四景德時置羣牧使凡廐牧之政皆聽命焉諸  
州有牧監則知州通判兼領之大中祥符間立牧進賞罰之令于馬政亦極其  
壽書迄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滄南陝西馬以充之至和中歐  
陽修為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  
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山之野內則岐幽涿  
軍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于敵或為民田皆不可復  
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  
監之地宜尚可得復也臣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  
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類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  
西轉運司傳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  
下其奏議如修言是時計內外坊監牧地總六萬八千頃諸班軍又三萬九百  
頃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行新法散國馬于編  
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其質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  
牧見馬或官與其直令日市府界毋過三于匹五路無過五千匹冀遂盜賊之  
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歲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  
路者歲免其折糶錢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保四等以下十戶為社保戶馬斃  
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戶馬法始此而監苑地咸賦  
之于民文彥博言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  
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  
皆可繁息乎既不繁息安可繼乎而言不見用彥博又言馬死責償恐非民願  
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按牒者已于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遂力請卒行之

武備篇 歷代馬政 四



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民益病之元豐中提舉河東路保甲  
 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  
 京東監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  
 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免保甲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置提舉保馬  
 官限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于是戶馬衰為保馬矣元祐中罷保馬復  
 諸監路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之靖康初左丞李綱始  
 追違祖宗監牧之法請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黑敵而沐宋亡矣高宗  
 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丁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  
 田為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而民困已極國用  
 復闕遂專恃馬市按宋初所市之馬有二其一曰鞍馬生于西邊今岩昌峰貼  
 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馬產于西南諸蠻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  
 羈馬每綱五十疋其綱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復乘其  
 者責有諸路鬻之至則隨苑癸巳變故之後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博馬而  
 茶錦不堪益藉口恣肆為患焉然自坊益廩庫相府并泉一曰廢罷民受其病  
 官乏其利中國不是不得不求之邊域吁市馬于邊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  
 為也講求罔政者可不加之意耶明初設太僕寺于涿州後定北都又設太僕  
 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  
 太僕寺主之其後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  
 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益四十二苑惟遼東一益二苑七咸置卿貳  
 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塢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  
 命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  
 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  
 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七馬足則寄牧于歲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



民耗者征馬金丹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即烙生草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市之又于四川陝西立養馬司五以茶與諸番易馬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以十一戶共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命江北民不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之人請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丁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仰責償焉蓋徵米熟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仁宗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益蕃散之衛伍操用尙餘十群令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旨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大率士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授之牧馬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賦自貴馬矣帝乃止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早詔免今歲比較孳生焉時承平既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法陳牧馬之害曰國家益牧之法唐宋行之于內地今則用之于邊方其蕃育生息雖不及往古而害固未及于民也若乃地給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休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休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而糧草戶役徵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則科賦徵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設專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又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成增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之馬率皆小弱羸劣之下乘使馳還數十里固已



頭備矣。况望其驍騰禦敵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宏治中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因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牧放郊坰。冬春支料喂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為親藩勢要所占。間為軍民冒耕。馬無所芻牧。于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大僕寺寄庫。以候買馬。著為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改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請求典故。修舉茶馬之法。初自宏治十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二疋。而邊馬不足。遂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脚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餉積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計為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為上苑。廣寧為中苑。清平為小苑。通六苑之數。除歲給軍驄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三千五百匹。足方陝西三邊之用。夫茶易番馬。給軍固信邊用。而風土異宜。牧難遂。又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馬息水土宜。可使息。富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學生之法。設過馬。裁儀故甚夥。而邊以大紓。一清懼後無專官制。復也。于正德初。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于馬。乞巡茶御史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嘉靖中。蘇松巡撫翁大立條奏江南養種馬之害。言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太僕寺于滁陽。領收而應天等府。每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以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文官收地租。宏治中以江祀水荒。馬寄南府屬。甚夥。而民困漸極。明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山辦。而丁下戶亦不免焉。害一馬頭中。另編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歲歛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



地卑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賄倡又不下二十兩害四每季印烙官  
有常例吏有里老有紙劄供應善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  
五十兩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雲錦之成  
群入鬻草根而欲芻秣之常結何可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郡長貼戶銀及  
獸醫工食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又歲省管馬通  
判主簿俸薪等費數百兩種馬一匹徹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司得銀一十九  
萬九千餘兩而借川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也為利已不訾矣  
時御史羅復執奏以為不當率而歸有光亦建議曰國家令民養馬意本欲得  
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  
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  
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可矣而又何以責之  
而使之買儀于身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儀為急矣夫新在

南非淫馬之地變而運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移之於  
草料原今察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  
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奸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乎敗隱不肯  
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儀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北官民一手為利以相欺  
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欲講明馬政則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  
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  
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使民得資其力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舊  
制猶可復也蓋弛草地而坳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橋姚之富臻矣故  
曰車駒天下之武備也嘗試肝衡計之夫天下非小弱也往古宜馬之地盡撫  
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漢代最產馬為帝畿中  
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



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馬。而廣畜之。札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而又慎擇其官。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為虛文。斯邊圉得馬之用。何也。如牧之在民者。則于每縣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為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為廐長。老者一人為廐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為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廐長編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稔禾若干。畝料荳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罰收獲之際。廐長及廐老計畝收之得。草料荳以飼馬。而荳之箕。即以為煮荳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凡馬於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以二歲之凡一歲。游北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齋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廐必冬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晚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家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至依散閱換之法。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為不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責馬軍撥槽共喂。如居隔遠。皆俾就近攢喂。木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甚。關領草料。則嚴為法。不許變賣。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者。瘡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宜于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廐。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勿日遣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

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廐。必。冬。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晚。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家。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至。依。散。閱。換。之。法。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為。不。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責。馬。軍。撥。槽。共。喂。如。居。隔。遠。皆。俾。就。近。攢。喂。木。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甚。關。領。草。料。則。嚴。為。法。不。許。變。賣。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者。瘡。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於。邊。方。之。馬。宜。于。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廐。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勿。日。遣。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



練之口軍士持鞍就彼鞍轡無事之時輸班收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而尤在重周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則雲錦之盛匪降自天而湖塞之心奚獨在古也哉

息閔蔡氏曰歷考古今馬政之變其官民通牧者周也牧于民而用于官者漢也牧于官而給于民者唐也其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在民而又市之手邊境者宋也其內地則散之於民在邊地則牧之于軍而專易之于西番者明也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歷數而見焉按成周之制丘甸蒞取馬四匹平時則官給芻牧有事則民供調發以至邦國六閑家四閑則諸侯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養馬不獨天子有十二閑也此官民通牧者然也漢初勸名養馬而許之復卒蓋后閑則每匹免三人之筭有事則每匹當三人之卒內郡行之後則自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庶民之望復卒也難矣縱良畜牧而官不復禁故烏氏則致馬千群橋桃則致馬千匹邊郡行之後則官假馬母而歸其自遺民之廣蓄牧也難矣此牧于民而用于官者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市值則給錢以市矣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給之于監牧則給馬以用矣始張萬歲葺其政馬之蕃庶至以一練易一馬後于毛仲修其法馬各成群至望之如雲竊官得其人明效如此此牧于官而給于民者然也宋有官馬焉則蓄于牧監有戶馬焉則散于編戶有戎馬焉則市于邊郡夫蓄之于民則馬多駑弱而民且受其害不若市之於邊為九利之于一于邊則費日增加而蕃實享其利不若養之于官為尤利故特重內外監牧之職即蓄之于民亦不過聽民蓄養市以本值如祥符之令民能蓄馬與免二丁如嘉祐之令民何憚而不從奈何熙寧大臣談聽會孝寬之說棄文潞公之議行戶馬之法又甚而為保馬之法而民困始極矣庶幾以摘山之利易充廩之良猶足為濟用良策乎然始也市某易馬分任其事後始專官以兼任之

武備論 地論



其法迄今不變。此宋制之得失有然也。明則有民牧之者，所以給京師之用。有軍牧之者，所以給邊方之用。其以茶易之于番者，亦以給邊方所不足也。夫民牧行于內地，雖有司提調華牧之事，而馬戶另籍，他役弗擾，又牧馬草塲，歲免其半，是以民得養馬之利，而馬日蕃，後則民有編番之害，有二役之害，有簡退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賄償之害。于是補馬之家，許令輸銀一切，極色之說，由之起矣。而又草塲有子粒之徵，課駒有買價之例，民乃有積妻鬻子，而不足償者，其不超于流徙苑亡不止矣。此內地馬耗之由，民牧之苦也。若邊地之馬，所係最重，而給馬之時，所與未必良，領馬之後，飼之未必飽，或從軍懼敵，故朕之以趨征，或臨敵得傷，醉棄之以餌賊，又或未嘗臨戰出陣，而老死于槽枥之間，皆責令賄償。夫資士卒之力，以為國防寇，又責士卒之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賜予之衣糧，不足以贖遊年倒苑之馬匹，則是以不

或多齒長而奄奄待斃者，或牙齒稍壯則必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舌往往甫入厥而倒死者，相藉數萬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良可惜也。為番馬之佳者，則上下山坡出入溪澗，至捷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充我騎操，陰令耗賈，明收寔效，則又老成籌遠之至慮。况彼之得茶不足為善，而我之得馬，深足為用，故其法不可得而議也。此明制之得失有然也。今日者，川陝茶馬之利，在所當行，而南北儀敬之弊，亦所當革，必也倣蓋牧之制，而圍師以蓄之，牧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車有方，則無地非渥注之種，奚必貴市于外，而賤棄于內也哉。

歷代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故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啟誓，御以正，而勝有扈，商湯龍旂，才乘以克，有負則車戰，其所由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



我為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八人  
 二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乘十乘敵千人百乘敵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  
 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車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  
 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  
 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  
 軍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  
 石土下周旋能束縛旃旗力敵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  
 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  
 近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因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  
 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墮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坳阪者車之逆地  
 也墮敗泥歷深濶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

有溝澗左有深水右有險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滑陷前  
 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即陷  
 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從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  
 軍卒驚薄而起即陷之戰不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  
 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  
 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  
 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止  
 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停車以備不測所為不可敗之道也周禮山車  
 之掌兵車之正車僕掌兵車之副兵車凡五曰戎路王在軍曰廣車廣車之  
 長補缺之曰革車對敵曰輕車馳敵致師曰重車是宣王以其車三子威荆  
 變魯僖以戎車孔博服淮戎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  
 田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邲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



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歸左則受之日人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  
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臣使  
于吳以兩之卒適吳會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之乘車戰陣以叛楚宣其子  
狐庸焉使爲行人由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惟魯昭公元年晉  
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翟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文既以  
什其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  
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  
爲前拒以誘之翟人未陳而薄之遂大敗自是而後車戰漸廢戰國以來乃用  
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由軍于雍丘以兵車趨戰灌嬰以御  
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武帝時衛青軍出塞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  
縱五千騎往當其鋒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  
之用于西都者也後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置于塞上以拒敵靈帝時陽球爲

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以車比五  
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眾數萬據險阻之隆以山  
阪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此  
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又伐秦假  
道于魏魏遣軍徵之裕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爲卻月陣魏師奔潰後魏攻鍾  
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三于一時俱發魏太武北伐蠕蠕  
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車  
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大祖論兵法曰駐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  
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常用車矣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而後  
馬燧亦爲狻猊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  
下犀利則唐又嘗用車矣獨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戲  
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謀于悉髀慄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



官軍死傷者四萬人議者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車嘗以革而瑄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瑄用牛焉幾何而牛不蹶懷古者則御必精而瑄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哉宋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增為重箱寬四尺四寸用革輓之琦以為可用于平用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坂大車難進常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車也徽宗時徑原那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兵車萬乘至崇寧二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律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離以揮矢石下施鐵裙以而大足旁施鐵索聯可為官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駟維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唐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第當求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何而收其效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何而極其利至則歛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為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如徒曰此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督車前其制上為獸面巨牌垂擅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較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旛蔽障營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却入陣間稍憩進退俱利伺



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至明成化間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柵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為方陣止則為方營已命工製造竟以登高涉險不便遂已而邱濬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平地則易而險路則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搬運一大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為戰車一可以載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界病卒且其費不多于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界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一人挽二人執兵杖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界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擊之擾言之計以備矣後潞安兵副陳大綱踵其制為戰車甚為簡便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印遇險阻兩人可界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故嘉靖間戚將軍繼光創立軍營每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為奇正二隊而烏銃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隨則送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為部伍一則可以為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誠為有足之域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息關蔡氏曰嘗讀周詩有日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則其北伐者然也有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則其南征者然也車固用兵所必需乎所以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則以載器械財貨衣裝之用以至天子之車見于六月之元戎諸侯之車見于秦風之小戎二車皆藉以戰是為兵車然車非所以出奇而求勝亦以之拒禦求為不可敗而已觀司馬法曰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不可以得車戰之法乎自世下衰諸侯或以



車逐利于原隰草莽之間于是有遷溲而止結木而止乃寢車戰而用徒則  
 鄭莊公始也寢車戰而用騎則趙武靈王始也先王車制幾幾乎廢矣第去  
 古未遠遺蹟猶存亦間有用之者若魯僖若秦襄若楚子若宋華元未嘗不  
 恃車戰以為利沿公漢代雖或用之而詳考其詞大都行則載以糗糧止則  
 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在晉則  
 偏箱車為最著唐李靖稱其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  
 用深得百法今其制不可考然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  
 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于狹  
 隘之地而且戰之前焉而終唐之世惟哥舒翰馬燧曾一再用之以成功若  
 宋代郭固之式此馬燧之舊制也吳淑之法衛青之故習也此外有黃懷信  
 之萬聖車王大志之霆雷擊車范仲淹請造小車而不用大車沈括請用兵  
 車而不藉民車似車制至宋而轉盛蓋緣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  
 為邊故利以車戰然必有水守信之智而後可以極乘勝車之利有韓魏公  
 之謀而後得箱車之用非是則勿漫言車戰也明則李賓請造之而不果行  
 邱文府詳議而不果用僅一見于城南塘然究未嘗藉車以戰也則車戰之  
 法其廢書已久矣



廣治平畧卷二十八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海防篇

廣東邊海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惠潮為東路，省會廣州為中路，高雷廉為西路，東路與福建連壤，而潮為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路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倘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而不知柘林之地尤為南粵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遊，番船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擊回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視我無備，乘虛衝突，不亦危乎？故必以慎固柘林為要，而附近城所戍卒互為聲援，斯為勝算焉。至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乃明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嘉隆



間倭泊於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巢穴於此故萬歷三年設副總兵以彈壓之若廣州地雖中處而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接航市哨可容緩乎嘗考諸島入寇多首閩趨廣柘林設備迥其衝而不得泊勢必越于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甚或泊以寧潮或據為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嶼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龍山九里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崖門塞門海萬斛山硇州等處而西而望嶼澳為甚乃番舶停泊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卧况會城乎其西際高雷廉三郡以倭寇東來言之以防守之責可緩然三郡逼近古城連羅

精刺諸島嶼森列遊心淫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難圖矣按高州連筆廣南潯流劫一帶海澳着蓬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齊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瀾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揆縱反側者也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輕故兵符特割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掠外巖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瓊為廉之外戶五脂腹心盡為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若白沙石塘嶺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颶風突來防禦甚艱凡此皆西路所當汲汲經畫者也故其分守也東路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豬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叅將之設南澳又有澄潮副總之設中路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魚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景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叅將之設西路則于陽電設叅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鵝會白



鷓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瀾州會而瀾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寨則又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奉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

福建邊海

入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瀕海其烽火之臺山小墪之東湧海壇東岸南日鳥坵瀆嶼澎湖元鍾銅山皆島寇必經之地故分布五寨以鎮之俱江更侯所設也二曰海嶼永樂始設手海邊舊清嶼山外有以控大小嶼嶼之險內所以絕海門月港之奸誠為要區後遷入廈門舊清嶼棄而不守遂使番艇南來據為巢穴是自失一險也幸統復舊制則孤懸海中既無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寇來攻劫哨按不及兵船之設何益哉故則其議復舊規孰若慎密廈門之守予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公座以南據手漳州哨按聯絡豈非計之得者哉一日南日水寨原設于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通南澳湖并之衝南可以阻湄洲倭孽之阨亦要區也景泰以來乃奏移清田縣之古下仍以南日為名舊南日棄而不

守遂使番船比向泊以奇潮是又穴一險也今之事件與清嶼相敵一日烽火門水寨原設於福寧州二沙海中永樂間倭寇犯境議撥福寧衛大金所官軍防守秦嶼羅浮官井洋皆轄焉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風濤洶湧不便棲船徙今松山寨地方其後官井洋雖添設水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九灣等險孤懸無援勢不能復舊矣一日銅山水寨漳州府所轄也漳浦一縣最近海嶼設水寨者二銅山西門灣為把總水寨而元鍾則受其節制焉故今止以五寨為名初水寨在井尾灣景泰間移今西北地方北自金石以接清嶼南自海嶼以達廣東險阨所係匪淺淺也况倭船自浙趨閩所必由宜嚴遏其衝并絕慣徒之勾引接濟者則有以控入閩上遊之勢矣一日小墪水寨比連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蓋連江為福郡之門戶而小墪為連江之藩翰也海壇連盤雄踞登時若南屏然為賊船之所必泊其所轄同安鎮比菱焦山諸巡司為南比中三哨無事往來探視有警協力出戰則此寨之設為不虛矣番船自粵趨



開而入于海。南粵雲蓋寺走馬澳。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王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外浯嶼。乃五灣地方。番人之窠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島沙。此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灣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南日則有代墜溜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運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故其分守也。銅山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等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岓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為小埕之南藩。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懶澳。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而又特于此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懶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官者如此。

浙江邊海

兩浙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温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液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澈浦。皆海寇規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論洋海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



南。鹿。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洋。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然。溫。州。與。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惟。先。嚴。黃。門。鎮。下。官。嶼。南。臺。之。險。以。扼。其。來。于。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為。正。兵。而。台。為。應。援。寧。區。速。宜。戒。備。矣。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嚴。西。有。關。山。衛。壘。巒。嶂。層。岡。重。關。鳥。道。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海。寇。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三。百。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孤。危。之。勢。誠。可。畏。也。務。在。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為。正。兵。寧。為。應。援。溫。則。為。後。襲。矣。寧。區。之。衝。石。浦。昌。國。為。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里。城。下。一。帶。水。涯。堪。以。楫。泅。賊。船。對。面。有。山。即。石。浦。舊。城。山。外。大。洋。有。山。名。曰。壇。頭。登。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閩。寇。南。犯。必。由。三。門。林。門。下。澚。門。東。門。四。路。而。入。倭。寇。東。犯。必。由。牛。欄。基。同。下。門。等。處。而。入。令。策。其。最。要。則。洞。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船。進。此。必。紆。回。盤。折。于。兩。岫。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曰。銅。坑。與。洞。下。門。直。衛。相。對。兵。分。據。使。寇。船。不。得。飛。渡。所。謂。以。逸。待。勞。此。守。洞。下。門。之。一。策。也。三。門。去。后。浦。頗。遠。與。區。朱。門。海。洋。鄰。界。其。港。頗。濶。以。諸。汎。稍。緩。之。兵。併。力。隄。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至。下。澚。門。外。徐。壇。頭。大。洋。內。則。舊。城。東。門。港。濶。潮。急。且。與。火。爐。頭。對。峙。於。火。爐。頭。更。宿。重。兵。與。對。岸。舊。城。東。門。互。相。防。擊。此。守。下。澚。門。之。一。策。也。而。其。最。要。者。則。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且。東。北。一。隅。山。石。參。差。每。為。下。塗。捷。徑。倘。賊。舟。揚。帆。直。抵。城。下。尤。宜。備。禦。杭。州。則。鼉。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鼉。子。門。可。寧。此。其。大。畧。也。嘉。區。之。海。鹽。海。寧。及。乍。浦。澉。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為。垣。城。以。海。為。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即。可。攻。掠。所。謂。洋。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矣。往。者。攻。犯。乍。浦。慘。不。忍。言。顧。議。及。浙。海。輒。以。



寧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可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故其分守也浙江  
有六總金鄉盤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會哨轄溫  
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  
哨至浦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  
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  
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霸  
衢大嵩中甲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  
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  
里及在外金家嶼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  
江沿海一帶起自蟹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  
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

江南邊海

江南東濱巨海北巨長淮中具大江其與浙江連界首爲松江自金山衛至南  
匯所官軍各分信地而金山北衛松江南接乍浦尤爲要區若金山以東有翁  
家港察家港栢林滌鉢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七八九圍洪白川沙竈清水  
窰等處防守宜嚴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  
門戶也今吳淞江口即爲黃浦口子故設兵一枝以防深入至于上海之高良  
渡泖庄塘周溝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渡浦甚易防  
禦宜密然寇船之來必至海外太山停船候齊則洋山之地外爲定海吳淞江  
會哨兵船之羽翼內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矣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  
然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壑港皆賊之通  
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鴛湖相屬  
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  
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漚港茜徑吳



松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者鶴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况海濱數百里  
 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塞皆可以泊舡登岸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  
 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為最而腹裏惟勝墩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  
 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沙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為  
 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于吳家沙堵截之賊自東北而  
 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于營前沙堵截之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于風汛時  
 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嘉  
 里突犯之寇長洲水兵統發周莊以防太湖突犯之寇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  
 惟吳淞所為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  
 可以扼長江之險者也崇明孤懸海外又天生此一塊土以為蘇州之屏障江  
 海之鎖鑰者也若常鎮之所防者在江而不在海海寇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  
 戶崇明門戶堂與白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  
 矣故其分守也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之乍浦以東則松之金山衛扼  
 其衝下是有恭將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  
 之由松之黃浦以北則蘇之吳淞江口當其吭下是有總兵之駐劄把總之哨  
 守遊兵把總之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  
 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舊設把總一員  
 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  
 口也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黃海之官兵相哨望於圖山營  
 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江寧也  
 所以備蘇松常鎮之寇者如此

江北邊海

江北局勢與江南浙福不同難恃舟師止仗陸戰狼山當江海之吭而蓼角扼



港皆揚之東南界也。响山據淮海之首。饒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  
 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據守所當先者。而  
 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曰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  
 入。登岸則下家壻周家壻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  
 者也。其二則蛤喇麻線等港。與沿北大海口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  
 家庄姚家蕩俱為大鎮。賊若據此。官軍屯于湯灣岸等之賊。南尋新港路出不  
 得。則必比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  
 迂遠。且砂碛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嶺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碛亦多。此  
 但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是既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  
 則寥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比則臥插港。掘港。  
 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故其分守也。則江海淮三者並防。寥角嘴之  
 大河口。崇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為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為全  
 場之門戶。則有總兵特駐。又西。狼山楊樹港。掘港。比則設把總。又西。設三  
 江金口。把總。設儀真瓜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人皆意專防江。其自海門而北  
 為响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為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為廟灣。則  
 設遊擊。皆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自雲梯關以東。為東海。守禦所則設  
 把總。以防。出。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營官兵。以得調遣。接應。所以備淮  
 揚寇者如此。

登萊邊海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比。三。河。之。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  
 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也。登。萊。二。衛。俱。青。州。左。衛。隸。焉。其。策。應。地。方  
 語。所。則。有。高。山。福。田。中。前。于。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江。解。宋。蘆。馬。停  
 白。行。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上。孫。介。鎮。馬。亭。鎮。東。良。海。口。柴。葫。海。倉  
 魚。兒。鋪。高。家。港。諸。司。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



田橫沙門龍碇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絡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登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戎卒也。叫奴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復建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木營之建焉。而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非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嶋蘆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工莊西山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桑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舳舻登突嚴外戶以綏堂蘭其本營典守之責乎。登萊突入海中至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早門灘九峯赤山白蓮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湖海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舳未敢猝達。然考之明初倭寇成山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後果畏海矣。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寧峯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察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

幸在溫泉嶺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即墨三營鼎建相角特角形勝調度雄且密矣。其與江南省連壤者為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閉鎖尚海波告警。淮揚被劫則自淮達萊片帆可至。故即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為要。自大嵩嶺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司。其海口若唐家灣六任陳家灣鵝兒栲栳天井灣顏武周睡松林全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為衝要。隄防尤難。封守者可弗慎乎。故其分守也。自青之嶺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脩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占頭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脩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設水陸兩遊擊。



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為萊之西北比界則設王徐寨  
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河  
西與青州之聲接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  
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接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

沿海全境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為文昌界舖前港為會通界神應  
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為臨高界田禾灣為儋州界峩訛山為昌  
化所界歷白沙營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狼灣雙洲門為凌  
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為欽州界草木營烏雷山為靈山縣界青嬰池  
楊梅池平江池為廉州界邵州為永安所界泖州為康海所界潤州為錦農所  
界詭洲嶺猪山為石城千戶所界綱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  
嶼為神電衛界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巖山為海副所界中巖山為陽江所界

大巖山為新寧縣界西熊山鸚洲山為新會縣界萬解山上川山為順德縣界  
石岐峰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為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為白沙巡司界  
九星洋為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大鵬所界馬鞍  
洲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桔州山為惠州界記心洋為平海所界徐娘山為海豐  
縣界六星尖山為捷勝所界吉頭峯為碣石衛界前標峯為甲子門所界陶娘  
窟清海嶼為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為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為蓬州所  
界大柑山為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為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  
為元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為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河壘為陸燦所界大  
嶼嶼壁洲山為鎮海衛界小嶼嶼為月港界舊浯嶼為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  
山為中左所界小担虎頭山為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為福全所界大捕山  
小捕山為永寧衛界埕埭峰嶼窟峰為崇武所界沙塘灣為惠安縣界嶼嶼白  
嶼為峰尾巡司界湄洲山為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峰小灣峰為平海衛界埕



口三江口為中心。巡司界網山王家嶼為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為鎮東衛界。鹽門山為蕉出巡司界。日嶼月嶼為梅花所界。即會城三波礁五虎粵為連江界。下于塘四嶼為定海所界。花瓶為北蔡巡司界。飛鸞渡為寧德縣界。青山峰為大金所界。天干山汀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為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懸中峰為浦門莊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為金鄉衛界。鳳凰山為平陽所界。銅盆山為沙國所界。山口峰飛雲渡為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為海安所界。寶鼎披山為寧村所界。黃華港為磐石衛界。太巖頭為磐石後右界前山。覆斗門為瀟岐所界。九眼塘斗山關為三山巡司界。了髻峰為楚門所界。臨門隘為隘頭所界。省梅坑為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為松門衛界。全清開西嶼開水豐間皆朱文公所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錦礁為海門衛界。海門港為海門前所界。五嶼為桃渚所界。三門山為健跳所界。石浦港為前後二所界。青岩嶼為昌國衛界。小日山為爵船所界。西厨山為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為

大嵩所界。大射山為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灣為長山巡司界。招寶山中子山為定海衛界。全家嶼為寧波界。邱家洋為慈溪界。金龜浦為龍山所界。松浦港為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衛界。破山浦為三山所界。化龍浦為餘姚界。臨山港為臨山衛界。西海塘為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為紹興三江所界。鼈子山為蕭山界。和尚山栲門為會城界。茶浦門為海寧所界。大衢山小瀟山為澈浦所界。桑扶山為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為乍浦所界。計二十七百里。抵江南省。三姑山為金山衛界。胡家港為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為青村所界。蒲界為南匯所界。陳前山茶山為南陸巡司界。寶山為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採陶港為吳淞所界。浪岡山顧涇港為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為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為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槿口為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為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為鹽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為安東界。蚌山高公島為海州



所界清河日已頭河為額榆界旬島勞山島為安東界孤者山為石臼所界計  
 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泥峰歷胡家峰為高港巡司界沙嘴峰為靈山衛界黃  
 壇峰為夏河塞界洋河峰為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為萊山衛界走馬峰為卽  
 墨界馬山為浮山所界旬島赤島為雄尾所界吾島徐福山為大山所界巨高  
 島為大嵩衛界竹島為海隅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鵝島為靖海衛界佛島為津  
 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為尋山所界歇馬墩洛口堡為成山衛界海牛島為不  
 夜城界寶家峰為百尺巖所界古陌頂為威海衛界汶島為金山所界新安堡  
 鼓山峰為寧海衛界海鷄山為龍河寨界武家庄為馬埠寨界洋山為萊州界  
 八角島碗蟻島為登州界劉家窪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解宋寨界單山為黃  
 縣界桑島為馬倭寨界龜島為昌邑縣界款末島為壽光界都里鎮為蒲臺界  
 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賓州界直河口為寶坻縣界塔山為盧龍衛界南牛  
 羊山為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牛洋山為山海衛界蔬萊島為中  
 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全州衛界石  
 灘島為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為莒州衛界屏風山為復州衛界鳳凰山為中  
 左所界女兒河為中屯衛界迤河渡古寺島為廣寧衛界珠田島平島  
 為海州衛界湯站堡為鎮遠所界臨江為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  
 朝鮮界

息開蔡氏曰海之有防歷代不見于典冊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設于防自  
 明之嘉靖始蓋局漢之際于海收魚鹽之饒晉唐以降于海通番船之利迨  
 元初范文虎之師敗于日本倭焉啓疆于斯肇焉至于明或柔以致之或戍  
 以拒之不致大變嘉靖間倭寇連艘突犯橫肆蹂躪于是濱海之官民將  
 卒聞警則變色于談虎解嚴則踈戒于衣袂夫駭以為巨敵而張皇失計者  
 非也然玩以為小醜而泄沓忘備者亦非也被其乘汎走舸疾于風雨搗虛  
 擊懈幻若鬼賊何敢恃其不來而不思所以待之乎按東南濱海之地閩廣



廣雅釋義 卷之六 海防篇 總論 十一  
通。通。巡。巨。數。江。浙。為。財。賦。要。區。山。東。橫。巨。海。上。為。門。戶。延。袤。一。萬。二。千。餘。里。  
處。處。可。犯。則。處。處。宜。防。防。之。之。法。一。在。遏。之。于。遠。洋。而。使。之。不。常。厥。居。也。一。  
在。擊。之。于。近。洋。而。使。之。不。得。旁。听。也。一。在。據。險。固。圻。而。使。之。不。得。上。一。在。堅。  
壁。情。野。而。使。之。無。所。掠。也。然。客。有。得。失。其。說。可。得。而。詳。焉。蓋。遠。來。侵。犯。必。于。  
山。島。樓。泊。會。齊。整。擗。方。入。近。洋。如。茶。山。陳。鏡。等。處。為。入。犯。必。由。之。徑。說。者。謂。  
宜。按。汛。立。營。分。番。遠。哨。使。寇。不。得。駐。各。島。而。為。依。宿。自。不。能。越。各。島。而。入。內。  
洋。豈。非。制。敵。良。策。但。大。海。茫。茫。波。濤。洶。湧。而。况。風。候。向。背。潮。汐。高。下。沙。石。起。  
伏。洲。渚。靡。阻。彼。皆。素。所。諸。緘。以。我。之。迷。而。蹈。彼。之。危。能。保。必。勝。乎。則。過。賊。遠。  
洋。之。未。可。恃。也。若。內。洋。山。島。如。粵。之。南。澳。關。之。浣。嶼。南。日。山。浙。之。舟。山。江。南。  
之。洋。山。設。兵。以。駐。守。會。哨。以。策。應。則。綜。覈。易。而。聲。援。便。乃。海。中。所。設。之。寨。雖。  
固。其。名。而。寔。敗。建。傍。海。之。地。于。是。近。洋。無。阻。而。賊。艇。可。以。達。岸。矣。則。擊。賊。近。  
洋。之。當。議。也。至。于。不。能。禦。之。于。海。則。必。以。緊。守。海。岸。為。要。策。夫。沿。海。戍。守。之。  
士。祇。幸。賊。之。不。到。且。地。誰。肯。互。相。救。援。為。保。護。之。計。者。夫。賊。舟。泊。岸。必。擇。無。  
砂。積。而。可。登。之。地。故。聯。艦。設。備。當。先。明。其。地。之。為。也。衝。為。次。衝。要。衝。之。成。專。  
司。寺。禦。次。衝。之。戎。兼。司。策。應。彼。新。至。之。寇。人。眾。飢。瘵。巢。穴。未。定。擊。之。匪。難。倘。  
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苟。一。經。闖。入。而。至。以。堅。壁。清。野。為。計。此。出。于。  
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所。慮。何。知。守。城。而。城。外。之。民。棄。而。不。顧。彼。則。飄。突。而。來。  
原。無。攻。城。之。志。既。已。捆。載。而。去。適。合。飽。掠。之。心。而。賊。退。之。後。止。以。全。城。為。功。  
不。以。縱。賊。為。罪。彼。安。得。不。垂。涎。而。再。來。此。安。得。不。泄。視。而。弛。備。也。哉。若。其。勾。  
引。之。當。察。也。接。濟。之。當。嚴。也。寸。板。之。不。得。下。海。也。所。以。絕。內。援。以。消。窺。伺。之。  
謀。而。又。招。之。以。散。其。黨。也。撫。之。以。誘。其。來。也。擄。其。穴。以。撲。滅。之。也。所。以。摧。外。  
強。以。泯。枝。蔓。之。圖。則。海。疆。有。不。教。寧。者。乎。且。從。來。海。寇。出。沒。之。所。閩。粵。為。甚。  
而。江。浙。次。之。山。東。又。次。之。今。日。者。設。重。鎮。新。壁。壘。較。往。代。為。尤。甚。誠。  
國。家。鞏。固。皇。輿。之。雄。畧。也。夫。



廣治平畧卷二十九

平江蔡炳九雷定本

刑制篇

帝王刑制

古之聖王因天秩而制五禮。即因天討而作五刑。刑者所以佐禮為治天下之  
且者也考之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當。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鞭作  
官刑。以鞭為治。扑作教刑。不勤道業。金作贖刑。誤而入刑。出。皆災肆赦。過而有  
赦。古終賊刑。怖奸自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命皋陶也。曰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刑。墨劓剕宮。五服。三就。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五流。有宅。刑之當宥。五宅  
三居。流。虽有五。但為三等之居。大罪居于。惟明克允。又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而皋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用刑之中。謫然忠  
厚之至焉。夏作禹刑。殷湯制官刑。微子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刑制篇 帝王刑制







罪隸女子入春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所謂刑平國用中  
 典者也一戍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及穆王之作呂刑也曰兩造具備師聽五  
 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  
 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闕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闕實其罪臙辟疑赦其罰倍  
 差闕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闕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于鍰闕實其罪  
 墨罰之屬于劓罰之屬于臙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國中典五百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也今讀其書于  
 載而下猶見其哀矜惻怛之意焉學者不能深考其意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  
 民勞為此權宜之術以斂民財不知其所謂贖者乃于犯法之中疑其可赦者  
 不遽赦之姑取其錢以示罰耳總之曰闕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  
 贖皆當闕其實耳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減是以贖金之法止  
 及鞭扑至于周而律繁極矣若一二按之于律蓋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按機隨  
 習者是以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蓋哀民之罹于法而不忍刑之耳豈復有侈心  
 之可議或春秋之時王道衰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子產復之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晉趙鞅賦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魏文侯時  
 李之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蓋亦跡此而  
 為之三嗣是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秦夷之誅增加鑿顛抽脅鑊  
 烹之刑傳及始皇盡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標文書斷獄決事  
 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至二世信李斯言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人  
 積于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于是天下愁怨並起而叛秦矣



兩漢刑制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遂令蕭何攝撫秦法定律令除秦夷連坐之刑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厩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滂章十八篇然其刑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猶習秦氣象非古者刑不上大夫意惠帝時差立條式然特以為恩惠不著法令及欲除三族罪妖言合議未決高后元年詔除之孝文元年詔曰法者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其除收孥相坐律令三年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四年以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與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以此人犯之常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領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

而王瓌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曰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許之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願沒人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其意遂下詔除肉刑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由來久矣陛下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其為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謹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且春當斬者皆三百當斬左趾者皆五百當斬右趾及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且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且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且春歲數以免制曰可是以刑罰太省至于



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然亦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管五百當劓者管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管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管五百曰三百管三百曰二百至中六年又詔曰加管者或至死而管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管三百曰二百管二百曰一百又曰管者所以教之也其定垂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管者垂長五尺其才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管者管管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管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孝武即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殺執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為故縱深故之罪者獲其反坐急縱出之誅於疑釋之疑釋之誅者為疑也禁細愈密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觀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山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誅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少長聞閭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有十失其一尚有治獄之吏是也上下

和驟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吏以為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溢于市被刑之徒此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乃下詔為置廷平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諫時士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康四年詔年八十者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元帝初元元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保父母同產之令以迄哀平以來代有矜恤之詔然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條例徒鈞撫微細以塞責而已光武初持節渡河輒平遣囚徒除莽苛政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坐者即就驗文徒雇山女子犯徒每月出請家十一年春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錢雇人于山伐木



婢不得減罪十二年梁統上疏請嚴刑不報十四年羣臣請增科禁不許明帝  
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朝吏莫不悚切以避誅  
責八年詔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  
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十三年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其獄累年坐死徒以  
于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力辨之車駕自幸洛陽獄錄  
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史稱光武吳道致治而嚴于吏事明帝善刑  
理法令分明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焉章帝承永平故事吏政率尙嚴切尙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代苛俗乃  
上疏曰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  
琴瑟太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  
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寵言事務寬厚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  
法溢于刑者奏除之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  
事乃令郡國以口北至案薄刑自此始也安帝時以魯恭爲司徒恭奏舊制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  
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順冲  
嗣位迄于桓靈外戚宦臣相繼用事政移五季刑滯三獄黨錮之禍作桓帝使  
中常侍王甫就諷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後雖以天時宜赦放丹  
黨人二百餘人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靈帝不綱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反爲  
節兩矯詔所殺于是諷有司奏諸鈞黨相坐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諸天下  
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鉤黨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獻帝建安元  
年應劭冊定律令而是時綱紀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

魏晉六朝刑制

魏公操下令欲復肉刑陳羣對曰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以仁惻而死者更衆  
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



則其足則亦無濫放穿踰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皆以為未可行，操遂止。文帝受禪，又議肉刑，會有軍事，優裝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時，改士庶罰金之令，又減鞭杖之制，更定魏法制。新律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晉承魏禪，命賈充等修律，令減臬斬族誅徙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嫁女，皆不復遠坐省禁，國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二十卷，帝親自臨講，命尚書郎抄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懷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元帝即位，以衛展為廷尉，請復肉刑。時王導賀循紀瞻原亮等議與展同，大將軍王敦以為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不乃止。明帝太寧三年，復三族刑，惟婦人不及。至安帝元興，未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蔡廓奏以為不可，故卒不行。至宋永初中，到諸

署救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輒罰者，聽統府寺行四十杖。三年，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及文帝義隆，武帝駿，明帝或相繼嗣，統所夷滅，本支誅殺大臣，蓋累世矣。蕭齊一承宋法，梁天監元年，置肅石函，以達沈隱。令王亮等增損齊律舊本，定為二十篇，凡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令三十卷。時武帝敦睦九族，優惜士有犯罪者，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奸宄益深。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于庶民，緩于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于是詔自今罪應質作而老小者，停送。後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都街。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北魏主宏勤于為治，尤重刑罰。大刑多所覆鞫，或繫囚積年，羣臣多以為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尤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服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善，恕耳。延興三年，詔自今并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



是始罪門房之誅。至太和二十年并除逃亡緣坐法。寬恤為特。至矣。陳文帝定制。春夏不斷死刑。周高祖命司憲大夫跋迪造大律十五篇。其制罪凡二十五等。至建德六年。又頒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靜帝初立。以高祖制太重。更作之。既而民輕犯法。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為文帝代。周初行新律。後命高頴鄭譯裴政等更加修定。乃求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扶衷。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十六年秋。詔死罪三。素然後行刑。尋以盜賊繁多。命益一錢。皆棄市。于是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日。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唯類矣。帝聞之。為罷此法。

唐代刑制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斷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以竹。後世更以楚。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之。四曰流。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則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徙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曰絞。曰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輾裂之醜。又有議請減贖之法。唐皆因之。初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皆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劉文静等損益律。令頒新格五十三條。唯更受贖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眾。盜非



絞傷其主及在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  
 百。塵。以。五。十。三。條。太。宗。卽。位。詔。長。孫。無。忌。房。元。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  
 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而。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  
 也。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乃  
 詔。房。元。齡。與。宏。獻。等。重。加。刪。定。元。齡。等。謂。古。者。五。刑。刑。居。其。一。今。肉。刑。既。廢。以  
 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別。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  
 作。二。年。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嘆。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  
 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皆。五。年。又。詔。死。刑  
 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  
 間。何。暇。思。慮。自。今。決。死。刑。者。皆。五。覆。奏。決。日。撤。樂。減。膳。故。時。律。兄。弟。分。居。蔭。不  
 相。及。而。連。坐。則。俱。死。帝。曰。反。逆。有。二。與。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  
 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

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元齡等遂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  
 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及刪武德以來勅  
 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刻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下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不五品以上及尚書等  
 平議之三品以上凡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  
 親錄囚徒問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  
 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羣臣曰吾有天下未嘗數赦不欲誘  
 民于倖免也詎太宗世于刑法最慎至高宗以後格令之書不勝其擾趙冬曦  
 上言今之皆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  
 以明重立一言而廢其數百條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  
 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  
 何必飾其文詞簡其科條哉夫利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



難知則暗陷機阱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  
 弄法之人哉請更定其科條而永撤中武氏與政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  
 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管筆以死者皆不  
 禁律有杖凡五十九條犯者或至死而杖未畢乃詔除其四十七條然無益  
 也武后稱制益大誅殺以威天下乃盛問告密之門命鑄銅為甌以受天下表  
 疏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輩今按制獄而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  
 網羅無辜自唐之宗室與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為之灰足及周  
 興來俊臣等誅死后亦老其意少衰不復恣為殺戮元宗即位勵精政事二十  
 年間號稱治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  
 傅烏雀不栖至是有鳴巢其廷樹羣臣稱賀以為幾致刑錯而李林甫用事復  
 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逮必更初平魯從者相率待罪闕下肅宗制降  
 賊官以大等定罪宗性仁慈嘗以至德以來用刑為戒府縣寺獄無重囚德

宗猜忌少恩然于用刑無大濫憲宗元和八年詔十惡等罪論如故其餘死罪  
 皆流元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穆宗童昏然  
 頗知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文宗  
 謹畏好治然閹宦肆孽不能制至誅殺大臣濫及者不可勝數武宗性嚴刻詔  
 贓備千錢者死宣宗立乃罷之嗣且以以降刑罰失當而唐德衰矣

宋代刑制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  
 斷以勅乃更其目曰勅令格式而律但存乎勅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謂勅禁于  
 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管杖徒流死自名  
 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  
 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十有七又有倍全  
 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



楷者皆為式自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三年定大  
 待許覆法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按參  
 斷之又懼州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議之吏一坐深則終身不進由  
 是皆務持平既而詔曰竊盜之生本非巨竈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受人之旨  
 也自今竊盜賊盜五貫以下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  
 傷人者止計誑論令諸州獲盜非賊驗明白未得掠治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為  
 私罪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嘗嘆曰堯舜之時罪止于投畎何近代憲網之  
 密耶故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  
 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後制聽獄之限大事四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  
 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先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責緣細  
 微道路非理死者十相六七張齊賢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虛問若顯負沈  
 而後罷官吏令以道正身家屬候旨其于繫者免錮送乃詔諸犯徒流罪並罷

所在年城勿復轉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獄  
 日數以聞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繫二百人者乃令門閤寄禁取保在外其鞠  
 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久繫者有司駁奏之三年用儒士為司理判官淳  
 化初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  
 聽之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臺使乘  
 傳按鞠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既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  
 之真宗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  
 之囚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時御史劾殺人賊獄具知樞密請隨高之帝  
 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嘗覽囚簿見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慨然動容語  
 宰相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  
 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仁宗尤加意欽恤即位之初詔內外官司  
 聽獄決罪須躬自閱實刑部嘗薦諸省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焉可



任法吏天聖六年集賢校理孫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  
 詔從其說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皆依舊制杖笞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以任  
 情至是有司以爲言詔無過十五兩元豐時勅劫盜五人以上方論以重法紹  
 聖後有犯卽坐不計人數後立妻孥編管法六年詔文武官有犯于邊防軍政  
 者刑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行之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  
 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次詐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成因毆致  
 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起同文館獄將悉誅  
 元祐舊臣賴哲宗有詔弗治徽宗時刑法已峻雖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猶  
 從重比高宗建炎中詔用政和逃滅法凡蔡京當國所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  
 釐正之孝宗寤心庶獄每歲臨軒慮囚未嘗以私廢法舊以絹計贓者詔遞增  
 其數以寬假之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卽位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  
 然天下之獄不勝其酷監司郡守擅虐正威福請掉柴夾幫雜腦超棍之刑毒  
 不可言

元代刑制

元初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舊律頗傷嚴刻及世祖混一疆宇出是簡  
 除煩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至元初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  
 紀者類集成書號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  
 成號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經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  
 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六有一斷例爲條七百一十七大槩纂集世  
 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至五十七爲笞刑凡六十七以至一  
 百七爲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  
 南人遷于遼陽迤比之地北人遷于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  
 之極者又有陵遲處死之法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  
 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



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  
嗣後繼體之主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  
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  
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爲尙百年之  
間天下又安夫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  
文法用請行私而囚頑不逞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  
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 明代刑制

明太祖洪武元年卽定爲律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論之曰律令者治天  
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其  
何難哉六千命刑部尙書劉惟謙等造律文明年書成其篇目一準于唐曰名  
例曰衛禁仁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

亡合六百有六條又有大誥三篇及六誥武臣等書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  
編勅皆在是也太祖御製序云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掌  
法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  
依今定贖罪條例科斷刑布中外臣民咸使聞知時帝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  
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誦剝皮問  
罪宏治十三年頒所爲問刑條例于天下嘉靖三十四年又續增之共三百八  
十五條事例萬曆十三年命刑部尙書何化等重加修定時臣僚言律有重而  
難行故例當從輕不無過輕而失之縱律有輕而易犯故例當從重不無過重  
而近于奇如強盜傷人與殺人者其情自異難同臬示之條私賣軍器比出境  
者其罪既同原無吝斬之律人命出辜限而通擬抵償恐多冤獄畧實至三犯  
而照前發遣未足懲儆冒籍生員非買文頂替之比何以俱發口外賣放軍犯  
有終身永遠之別豈容一槩代當至于加死爲重不引律而卽引例臬示尤重



律無斬而例即臬凡此據文既有可善於律不無相碍必求經久之議以協情  
 法之中教英嘗論曰國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  
 也入議未減情也于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  
 贓証者法也罪有贖者法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  
 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丘濬論  
 律令亦云律者刑之法合者法之意法且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  
 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合是也平定之後既以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  
 之所存律是也伏讀祖訓止命子孫守律與大誥而不及合是語與律乃朝廷  
 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  
 用以請之于上可也萬歷之季王肯堂纂為律例箋釋一書凡見行條例及會  
 典諸書有資考者悉附焉其言曰以律繩人即古盤法象魏之意蓋禁之于  
 未然而非欲不失刑于已然也今之任官者多不體此意為經生時日不知

律及有民社之寄又漫不經心一切倚辦吏書而已其不任吏書者又午原籍  
 携帶訟師罷吏同至任所用為王文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已多寃民矣又鍛鍊  
 以為能鉤距以示察奈何草菅于百命以莊嚴一官也哉夫小民無知而犯法  
 猶赤子無知而入井不能仰體聖祖之心教詔無辜即使刑當其罪已為不教  
 而誅况移情就律枉濫實多乎問刑官溺職若此皆由內外風憲官員不行考  
 校之過也所以寬抑不平之氣上干天地之和下為水旱災沴夫律意必講而  
 後明非獨詞旨簡嚴與博不易討究而刑期無刑用主不用上帝好生之心虞  
 庭欽恤之意三十卷中時隱時見非俗吏枉措章句者所知是不可以不細講  
 也崇禎時蔡懋德患讞獄者都不知律意乃精註明律又有讀律源頭如明刑  
 德格物絮矩及去所去梓去驕秦并周易尚書等經籍中刑語以冠于先又有  
 輔律詳節如大誥條例之類以續于後此二書者誠足與明律相附而行也  
 息闕蔡氏日聞之法合者治之其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後世不知以刑輔



治而謂用刑可以致治豈未聞古者設刑官之意乎按刑官而以士名自虞  
 廷而已然其在朝者謂之士師布列于外者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遂謂之  
 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士居四民之貴亦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職不皆謂之  
 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民命所以死生紀綱所以張弛民心所以得失  
 皆在于此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是非獨以其用刑之明  
 慎已也隱然以設教之意寓于勅法之中居是官者夫亦可以因名思義矣  
 觀帝舜嗣位之始即申以欽哉恤刑之訓承其下者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皋陶作士惟明克允此民物于中之治所由致乎成王立政之初而發庶獄  
 惟謹之訓承其下者司空散爾由獄君陳用辟爾惟厥中此囹圄空虛  
 之效所由臻乎第以凶惡不去則導其民于非善是縱姦也羣飲不執則淫  
 其民于非辜是滋惡也故五刑八辟三刺之法不得不備不得不嚴嘗讀水  
 滸民易玩火烈民知畏之喻知聖人因憂世之輕犯其法而涉乃嚴請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之言知聖人又念民之妄滔于刑而刑或恕如漢

文帝有決獄之問唐太宗議決獄之誅其禍虞周之意蓋異世而合轍也然  
 釋之守法力持寬恕而最錯刑名者流已持其後鄭公仁義潤澤生民而德  
 彛鏗薄之習隨振其風吏之見猛遂為刑之煩簡而即以爲世道之盛衰可  
 不慎哉故肉刑之代仁矣而劓剕太多終負民命孝律之除仁矣而厥誅復  
 濫益增慘酷漢制之仁而不仁也新格之頌未久仁矣而告密之門盛開  
 羅織之經濫造後勅之條屢剛仁矣而薄尉有犯過之筆御史有杖輕之典  
 此唐制之仁而不盡仁也宋時立折杖之法定詳覆之例法有故縱可罪也  
 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恕也而重其辟獄有稽留無大過也而必劾其吏天  
 下豈有滯獄乎諫或不當有常法也而不罪其吏天下諱有寬民乎立法既  
 寬立心則更仁矣明代制律至五六更易而始裁定誠慎之也親灑宸翰與  
 二三臣工共知遵守誠重之也而又立請讀律令之條每年考核內外各官



廣治平畧卷二十九終  
有不曉律意不能講解者罰管講紉士子試判必其詳明律意者方許進身  
百工技藝有能講解律意者免罪一次立法雖瑣立心則甚仁矣但後此奉  
行之吏未心盡休養于祥風和氣之中秉憲簡者或分牒于有司或委責于  
丞佐所以按行分部而不問事情之曲折受成吏手而不知訟牒之端委者  
有之典訟獄者高下輕重與更爲奸飢寒瘦斃沉獄不問而且犯者固已服  
辜必令安及平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疏決必令妄扳富戶以爲賄囑  
之媒者有之此仁心在上而下不爲之充擴者宋代之制然也嗚呼刑以虐  
民亦以厚民聖人豈以用刑爲不仁乎天下哉但立法嚴而行法恕此刑  
之微權也而況用德而不宜不失爲厚道用刑而不宜則流入于苛政矣奈  
何以法律務詩書也哉鹿門子曰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眾人  
偷道而貴法此古今用刑所由不相及也夫

廣治平畧卷三十

赦宥篇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周代赦宥

虞典曰青災肆赦則赦之所由始也至周官有司刺辜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  
寇聽獄訟一宥曰不識謂若報仇者誤以甲爲乙而殺之也再宥曰過失謂若舉刃群伐而誤中人也三宥曰  
遺亡若遺亡法禁之所一赦曰幼弱幼而弱者再赦曰老耄年老而耄者三赦曰蠢愚性蠢愚而以此三法者求民情階民中而施上服也刑殺則赦之法第赦其可矜者耳穆王作五刑亦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有赦其審克之王制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則赦之法亦赦其可疑者  
耳春秋時管仲曰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  
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  
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

赦宥篇 周代赦宥



之委轡也。想其時已有槩行赦宥之典故。其言如此。試舉一事以悉其餘。如陶朱公中子殺人繫獄。乃令其長子賁千金。遺楚王所信善莊生。請之。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其惟為德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庫。楚人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重千金。虛葉莊生也。乃復見莊生。以為王且赦。莊生乃還其金。羞為所賣。復入言于王曰。臣前言某星宿。其欲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其為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令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為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奸犯科者。不誥。于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好之門。今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漢代赦宥

漢興懲秦之虐。赦宥之詔屢下。高帝時遣使者赦田橫島中士。暨盧縮。赦民之去而來歸者。此誠潤達大庾之所為也。其後以立太子而赦。以立代王而赦。以都長安而赦。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者而赦。及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又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後帝崩。亦赦。惠帝時以皇帝冠而赦。呂后臨朝。稱制而赦。文帝以後即位而赦。改元而赦。遂為常典。其他如郊見五帝而赦。封禪而赦。郊泰時而赦。日食而赦。地震而赦。甘泉產芝而赦。鳳凰集而赦。嘉瑞屢見而赦。白鶴館災而赦。與天下支民勵精更始而赦。新郵支而赦。立皇后而赦。赦太類則不足以示恩。而適足以滋好矣。故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聞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導之未得。



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尙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和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然有司猶有理赦前事者平帝卽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死非重信審刑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司毋得陳赦前事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爲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勿笞遣詣金城而赦女不及七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猶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乎邊帝善之卽下詔赦焉東漢時吳漢對光武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愷勿赦而已王符著述赦篇曰凡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奸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數赦則善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不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尙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吐老盜服贓而過門者于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卷積莠者傷禾稂惠好宥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惟古者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宥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奸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

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尙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和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然有司猶有理赦前事者平帝卽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死非重信審刑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司毋得陳赦前事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爲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勿笞遣詣金城而赦女不及七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猶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乎邊帝善之卽下詔赦焉東漢時吳漢對光武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愷勿赦而已王符著述赦篇曰凡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奸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數赦則善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不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尙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吐老盜服贓而過門者于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卷積莠者傷禾稂惠好宥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惟古者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宥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奸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



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于眾，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奸宄熾而吏不制，宜數肆青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漢昭烈時，大司農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哀微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且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禱謝之利，丞相亮時有言丞相情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若劉景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而禱不及焉。

唐代赦宥

唐制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于宮城門外之右，勤集囚徒于闕前，過鼓于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賊餘贓，非見在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請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刑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依輕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人人罪論。至死者，各加殺流。若專須追究者，不用此律。太祖受隋禪，大赦改元，而王世充竇建德餘黨尚有遺徒者，侍御史孫伏伽請曰：今茲人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更新。因何既赦而復徙之。且世充竇覽宥，况于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後黨仁宏為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以其入關時將兵有功，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黨仁宏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蓐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若高祖者可謂公而且慎者矣。太宗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餘人，歸于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乃詔悉赦之。論者以為立異以明高逆情，以干譽，非天下之常法也。高宗時嘗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此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其赦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



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矣○武○后○時○雖○法○令○嚴○酷○而○赦○則○屢○降○劉○知○幾○上○表○言○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印○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于○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業○當○官○則○賊○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降○皇○恩○如○期○封○度○或○樂○釋○免○卽○或○罪○當○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觀○求○故○致○稽○延○畢○霽○寬○宥○用○使○俗○多○頌○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若○乃○方○直○正○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權○埋○輪○效○鷹○鷂○而○報○國○寒○帷○露○冕○去○盜○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闕○恩○無○所○施○其○巧○望○今○後○頗○節○于○赦○使○黎○民○知○禁○奸○五○齒○清○又○海○內○具○條○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遂○使○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望○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勳○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疏○奏○太○后○頗○嘉○之○後○肅○宗○克○復○兩○京○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在○不○免○例○德○宗○在○奉○天○將○赦○天○下○以○中○書○牘○撰○赦○文○示○陛○

贊○上○曰○勸○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上○然○之○乃○更○爲○悔○過○引○咎○之○詞○其○畧○曰○李○希○烈○等○咸○以○勳○蕃○各○守○藩○維○朕○撫○御○乘○方○致○其○疑○俱○皆○由○上○夫○其○道○下○罹○其○父○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初○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宋○涖○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効○順○亦○與○維○新○宋○此○反○易○天○常○惡○禍○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詔○書○所○至○士○卒○皆○爲○感○泣○德○宗○之○末○十○年○不○赦○羣○臣○以○後○通○議○逃○者○皆○不○復○赦○用○至○順○宗○卽○位○赦○天○下○始○得○量○移○嗣○後○凡○卽○位○改○元○及○上○尊○號○祀○圖○丘○皆○頒○赦○如○舊○制○焉

### 宋代赦宥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慶○則○常○赦○不○原○者○減○隊○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減○等○而○餘○罪○釋○之○流○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宥○亦○有○釋○雜○犯○罪○至○死○者○其○恩○霽○之○及○有○止○于○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



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太祖乾德中詔白後犯竊盜者不得預郊祀之赦所  
 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犯法其後不獨平廣南平江南皆止赦其地太宗平  
 河東亦止赦其地太宗時嘗因郊祀議赦有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年不赦事為  
 言者帝頗疑之趙普曰凡郊肆皆聖朝興與堯舜之道也蓋劉備區區一方臣  
 所不取于是赦宥之文遂定但京朝幕府州縣官犯入已贓除名配諸州者縱  
 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端拱元年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景等皆嘗在京朝  
 官會赦當敘用上曰昆等贖更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真宗時詔曰開小  
 民知有恩赦故為劫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時提點刑獄范歷辰亦言伏請宰  
 亥詔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輜惟所部州軍過誤而被宥者雖多竊嘗而蒙釋  
 者亦眾蓋以奸凶之輩密邀赦期百計是為單弱受辜強梁肆暴或舉家傾命  
 罄室燒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地或縱火焚舍蕪蕪蕩空至有糾胎生之徒為  
 強剽之盜公行戕害以奪資儲似茲敗壞合正典刑逢此霽恩亦斷其罪悉又

配為卒伍咸給衣糧今力耕之人有受其寒餒者而此輩季賜以服月賦以粟  
 又何異賞人為盜者即與夫疑則赦之之言殊矣望自今應有知赦在近而固  
 為罪戾若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止遞減一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  
 雖不後為若因事捕獲決隸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擄劫財貨已依赦配本城  
 者加更配逃亡飲博之罪依禁軍例科斷其重罪該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長  
 吏籍其犯由若再黷憲網不論罪之大小禁錮奏裁其州縣官吏侮刑受賂望  
 止原其罪而謂其官以申警戒焉至仁宗時赦更頻數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  
 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于此夫  
 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竊猶為過指以待免况再赦  
 三赦乎今脩塞之兵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  
 所請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內外而使民得  
 以寬也時常在位久明于人之情偽尤惡人計陰事詔曰此者中外多上章言



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告按無證之詞。誠欺曖昧。苟陷善良。夫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事。殆非性命。命重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言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至于言事之官。宜務大休。非事關朝政。勿須舉計。仁宗之世。大赦二十二。曲赦五。德音十五。錄繫囚五十八。英宗之世。大赦二。德音三。錄繫囚七。其赦常赦所不原罪。唯仁宗英宗即位及明道中。太后不豫。行之。然明道所行人。以為濫。既而詔殺入者。雖曾前赦。皆刺隸于里外牢城。世或謂三歲一赦。于古未有。景祐中。言者以為二。玉歲親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之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後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行。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主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做此疏。奏詔自今罪人情重者。毋得一以赦免。然可未嘗行。神宗時。司馬光上言。

竊惟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予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所不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厥弊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狃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縱。大為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子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違心指望。謂之熱勅。使愿慙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積滯冤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虛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迺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議最正當。後熙寧七年。帝以天旱。欲降赦。時歲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一曰。政不節。歟。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哲宗時。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曠廢。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于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



亦蒙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請更定赦例從之徽宗時夏竦言諸路  
 秦獄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並坐情理可憫奏裁多免  
 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即以聞殺情理減等流配是不遇赦者為幸遇赦者  
 為不幸請自今雖遇赦亦合奏裁從之按神宗時大赦凡十一曲赦凡十一德  
 音凡八錄繫四五哲宗大赦凡八德音凡九徽宗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  
 二十七欽宗大赦二德音一赦之頻數未有甚于去者也高宗建炎改元大赦  
 右僕射李綱言登極赦文猶遺河東北而不及勅王之師夫兩路為朝廷堅方  
 而於合不及對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况疾病死亡者不可  
 勝數恩恤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上嘉納之故赦于二者特詳二十五年右  
 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遺裔無路自明乃  
 因郊祀肆赦曠然與之昭雪或除罪籍或復原官寬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  
 也至千餘人恨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

咸以違忤權臣為辟陛下方開公正之路小人乃啓僥倖之門此正清議之所  
 不容也况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拔萃倘復齒仕途再臨民社益務培  
 剋以殘虐吾民其害將有甚于前日矣請特詔有司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  
 檢會原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原斷條法施行從之時有婺州  
 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按真粹曰內搗  
 碎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過巴西赦恩獲免復登盧氏門笑侮之曰助教  
 何不下罪收谷即此一事觀之惠好長惡何補子治哉淳熙十六年寧宗登極  
 赦天下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口未得一  
 息而并木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濫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木錢小  
 人無義遂至喧譟此又赦之不便于民者也善乎胡寅論赦之言曰赦之無益  
 于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為法至按以常典而行之于吉慶克捷祥瑞  
 祈禱之事無弗頒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明哲之君則



赦○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倘○按○故○事○而○未○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選  
福○而○歸○諸○已○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  
復○有○姦○充○擅○權○者○以○急○征○暴○賊○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市○宣○惠○政○必○自  
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  
為○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倘○在○所○議○且○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  
若○審○有○罪○豈○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  
甲○得○不○死○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事○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  
乎○抑○疑○似○也○則○援○宥○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  
為○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早○或○以○貧○或○以○已○納○而○不○為○之○除○籍○或○為○官○司  
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旬○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  
言○自○古○如○此○則○以○若○于○甲○令○者○曰○凡○蠲○身○稅○不○得○過○若○于○分○而○赦○令○則○曰○歲○大  
旱○其○蠲○蠲○之○百○姓○蠲○丁○蠲○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

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徧○枯○之○甚○者○也○奸○究○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  
而○為○奸○究○乱○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昔  
千○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遠○期○焉○而○奸○究○乱○賊○之○人○有○財○可○行  
有○力○可○援○有○反○可○恃○有○來○可○使○一○人○固○固○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  
寇○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徃○徃○反○坐○于○是○良○善○困○于○奸○究○閭○草○昧○于○乱○賊○暗  
鳴○飢○氣○無○路○伸○吐○此○又○徧○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礼○大○赦○天○下○而○党○人○不○與○焉  
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士○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  
有○罪○不○輕○于○十○赦○之○惡○逆○乎○况○黨○人○無○罪○而○願○忠○于○君○志○除○奸○凶○以○靖○天○下○者  
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徧○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  
元○然○其○能○不○為○人○所○捽○擊○曳○挽○而○仆○乎○是○董○卓○角○之○袁○紹○摘○之○曹○操○靡○之○獻  
帝○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弑○而○不○得○赦○二○皇○子○為○所○弑○而○不○得○赦○語○赦○至  
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



官之法則雖曠歲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日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无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曾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死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畧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

元代赦宥

元世祖以平宋赦天下後以羣臣上尊號復議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也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時趙天斷亦上策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寔莫大之洪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大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視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僥倖之子逆知則會能不啓非濫之心哉且懼獄者皆入之劫心側目者也及乎啼烏夜愁驛馬宵流王筭告靈金鷄樹伏雷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爲嘉吉之符實皆冥異之徵也遂使讓劫服贓而託議善流屏息而嘲冤義積莠于良田縱豺狼于當道獨不念書嘉穀而傷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脫囹圄夕搜縲絏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國家哀囚徒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騃頻降原赦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于外而不能自已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治不難同矣若當罪而有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道風于霜雪之辰行春令于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英宗元年祀事畢宣言宜赦天下帝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行之至文宗以後肆赦頻頻蘇天爵言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數行必致繩網之多紊是以世祖皇帝卽位之初未嘗肆赦臨御既久聖德深仁至冒天下刑政肅清禮樂修舉姦貪知慎善良獲伸故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近歲以來赦宥大數誠恐奸人



廣治平書 卷三  
貪吏各懷僥倖大為奸利非國之福按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赦者八近  
自天歷改元至元統初歲六年之中肆赦者九雖出于朝廷之美意然長好  
惠惡亦所當慎俾臣民洗心革慮守法奉公不敢觀非常之恩國家幸甚

明代赦宥

太祖造廓清之烈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後以雷震謹身殿始再頒赦仍勅有司  
分別應赦諸人論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  
唐虞之法罪疑惟輕諸凶之罪止于流貳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  
宣明教化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  
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  
死罪皆減死論以稱赦過之意成祖登極頒赦詔名在姦臣榜者不赦如漢末  
黨人之例亦非法之平也逮仁宗即位既頒大赦于天下復語侍臣曰方孝孺  
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明日出御批何禮部曰建文好臣而此犯已受顯戮

家屬發政功司錦衣衛院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者悉有還家仍以田  
士給與之又比為言事失當請充軍者並令赦還振忠節之風培諫諍之氣誠  
聖王舉動也宣宗時以皇太子生赦天下上問侍臣曰朝廷下寬宥之令或為  
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誠信為本朕每出  
一詔令必預度可行與否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為君之道人臣輔君理  
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祖格于下不忠孰大焉王者當心若此而後教  
令之頒不徒為朝廷具文矣又每遇法司奏要囚輒廢御膳顏色悚然以手撤  
其膳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王者存此仁心天下自無冤民何必屢赦之  
為惡哉世宗以大禮成命內閣草詔欲寬恩例席書奏曰此小人之幸徒壞典  
禮時給事中田濡請廣遣戍之赦謂馬錄等以大獄楊慎等以大禮皆經成數  
年懲創既久乞薄浩蕩之仁遂彼生還之願仍不允行萬曆初既頒大赦七年  
復令暫免行刑輔臣張居正奏曰查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雜犯該死罪有



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齋醮奉元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此是比年姑息之弊非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條舒異用非上天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無乃違上天之意乎且積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意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彼所贖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鬱鬱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厲之災則于無辜之良善乎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淫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詔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二十九年刑部奏言於審係國家大典祖宗二百年來未之或廢今題請遣官審理未奉明旨伏念天宰化機生殺各以其時惟聖法天恩威不容偏廢若於審洪恩延閣不行是臣等徒以秋殺之令上佐嚴威而不能以春生之氣宏敷聖德皇上執此罪臣等何以自解所望皇上同天之德在此一舉也夫有罪必誅而好宥無俾恩於疑必審而固圉無宿獄是亦可與赦宥之意相變通者也

息闕蔡氏曰王者馭世有明罰勅法之典復有赦過宥罪之仁是立法以齊民而終有不忍蓋法示民者其意何在也蓋國家六難甫定上之稗條文網尚未盡頒小民息肩未及下之耳目手足尚靡有措其相率而隸于法者非其情之所甚欲而亦勢之所甚易也于是有赦而不問之條宥必從輕之例即司寇有常刑而茲且亡論是豈不知有過不警雖聖王無以勵世有罪不



誅雖聖王無以戢暴哉特以去奸鋤惡常時則可若禍亂乍殄之餘瘡痍方起之衆必一一置之理而重之辟民將奚以立命乎故與之更始大德也寧失不經至仁也奈何後世以赦爲常典不僅行于開國之日卽位之初而改元亦赦焉獲珍禽奇獸亦赦焉河水清亦赦焉刻章璽亦赦焉立皇后建太子生皇孫皆赦焉平叛亂開境土皆赦焉遇災異有疾病亦赦焉郊祀天地行大典禮無不赦焉于是有三年一赦者矣有比歲一赦者矣有一歲再赦三赦者矣赦之不足而又加以德音曲赦者矣初之爲赦也除其罪蠲其負通其滯猶曰矜恤之政也至有得以蔭補子孫得以封爵祖者且爲希恩望澤之門焉豈未考古者立赦之意乎虞典曰青災肆赦則因其無心之愆而赦之也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則因其可矜之罪而赦之也乃後之爲赦者不察其過之無心否也罪之可矜否也槩而曰赦于是所赦者皆有心而法罪無可矜之輩其平日非不知事之蹈于法也意將來之有赦而故蹈之既人罪失復當爲遷延以待恩赦之至始既有心以蹈法既亦有心而遇赦于是罪之不至于上惡者可矜同赦不可矜亦赦姦宄之徒亦奚畏而不玩法乎玩法者反獲生偶誤者反不得邀寬大之典如漢靈帝赦而黨人不與焉宋徽宗赦而元祐奸臣不與焉夫黨人者皆願忠于君而志除姦凶者也奸臣者皆一代正士而効力先朝者也何至等于十惡此之不赦而止赦其奸宄者可謂赦之有益人國乎而況上之行赦非以施仁而意在邀福下之奉赦不以寬惠而以空文則除罪之外所謂彌其負者則黃紙初放曰紙旋律焉耳所謂通其滯者則援其有財積其無告者耳昔臣之告君曰願陛下無赦君之論臣曰刑罰不至失中何必屢赦之爲恩推此心焉而原其無心之過愆則卽事以滌除之察其可矜之罪犯則隨時以寬宥之天下自不患自新之無由究民自不患求生之而不得皆平時則草菅其民苦于桎束于薪使之重足而立及赦令一頒徒使奸人翫法以徼天幸則齊

苦于桎束于薪使之重足而立及赦令一頒徒使奸人翫法以徼天幸則齊



威○之○意○阿○猶○賢○于○唐○宗○之○縱○囚○來○歸○者○也

廣治平畧卷三十一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弭盜篇

周代弭盜

昔者成周之時任民施教糾慝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黨正鄉師者固有以明其邪辟而不致于為非然其掌鄉合州黨族閭聯比其居什伍其人使之相安相愛以比追習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愛有不愛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徭伺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慶賞之故其時風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陰許明比干犯矯誣者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日卯鈞盜國家密事者二日卯賊為逆三日卯濞為異國四日犯卯合于冑教五日橋卯合稱詐以有六日為卯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日為卯朋為私黨以亂民也八日為卯誣造說言以惑眾也其

弭盜篇

周代弭盜



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以其材以為。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核之。擊析以宿。有相翔者好人相翔。誅之。是行旅固獲即次之安。而伺察戾密。姦究絕跡于道塗矣。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櫛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三者皆為。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識是都城。固獲出人之寧。而防禁明肅。檢玉潛消于閭里矣。即不幸而有竊發之警。則旋就捕戮。而有司厲以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量。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器也。即不免而有宵夜之行。則微候必明。而有司察以掌夜時。以星分。或時中。夜禁禁。禁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不欲啟人。以窺伺也。蓋先王不綱而恃其無可以行。

夫之小雅夫卷六篇

特海字之內無有大寇巨魁而閭里門不敢犯則防閑之具詳而豫故也此

周官備禦之司所為絕姦于源止邪于未形也。其後王澤既竭。寇虐作厲。而歌柔桑痛亂生者。雅豈變矣。至春秋晉悼公時。有邾雍者。能視盜之觀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于百無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其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君欲無盜。莫如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誠知室盜之源者矣。

兩漢弭盜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權算告緡。天下踵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



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數歲乃得其渠帥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賊不發覺。○及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嗚呼。○大抵民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可槩以急捕斬戮爲哉。○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上許焉。○因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獨行至府。○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將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督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山陽守張敞。○自請治之。○天子徵敞拜膠東相。○敞謂之劇。○劇非明賞罰。○無以勸善懲惡。○使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羊三捕。○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令羣盜相捕。○斬者。○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屏息。○時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故迹奸邪。○罪名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謀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問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善楚之憂。○皆便安之。○永始元延間。○上怠于政。○貴戚驕恣。○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賂。○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溽暑。○塵起剽劫。○抱鼓不絕。○尹賞以三輔高等。○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乃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功以爲通行。



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皆相枕籍死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歎歎當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點願自改者才數百十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賞視事數月盜賊止息不敢闖長安王莽時民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莽下令急責七公令捕殄盜賊于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能制時田況領二州牧上言盜賊所發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師郡縣苦之反甚于賊莽惡其言罷况而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至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寇盜何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建武三年虞令馮魴為政以威信稱遷邾令邾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帥吏士七十許人力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首鐵鑕將其眾請罪詔以褒等還魴誅之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合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時漁陽寇盜充斥乃以郭伋為漁陽守伋到不以信賞討戮渠帥盜賊消散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數百人悉遣歸附農曰自効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賊黨聞伋威信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廷武十九年妖賊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帝遣將圍之數攻不下時頭宗為東海王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勅官撤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之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復屯于是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糾擄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為效具牧守令長界內有盜賊不收捕者又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安帝

海盜篇 兩漢軍盜



時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為朝歌  
 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  
 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贖其罪使人  
 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  
 以綵緹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順帝漢安元年廣陵  
 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乃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  
 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  
 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  
 因警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憤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  
 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  
 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公其深計之嬰深感悟乃率所部萬餘  
 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

陸子弟欲為吏者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靈帝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有  
 司舉賈琁為交趾刺史琁到部討其反狀咸言賊歟過重民不聊生京師遙遠  
 告寬無功故聚為盜賊琁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後簡  
 置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晉後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法平吏不敢侮在市三年為十三州最微拜請即獻帝時田豫為南陽太守  
 先時部人侯音求山中為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皆論死豫  
 悉弛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遺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  
 語羣賊一朝解散

六朝弭盜

後魏孝文帝嘗則止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  
 善教蠲蟲不人其境彼盜賊人也苟訓之有方庸不易息當須守貞良則盜  
 止矣時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



亂學之旁村始聞者以一警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隋煬帝侈靡不悛船遊無度百姓窮困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攻陷城邑郡縣官莫能禦宇文述等不以實聞納言蘇威因帝問代高麗事欲使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終不爲意卒至江都之變以及于亡

唐代弭盜

唐太宗初卽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晒之曰民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洵宇刃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編山羣盜寇涼果川及巴南妖賊言詞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

子始予飢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遠之效耳十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之或又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皆笑而不應選士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闔諸營見卒得四千人分路討賊遂擒之械裘甫送京師諸將遠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便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竊有所不論者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撤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濟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遂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自量方而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其所及也乾符六年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



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信告捕釋其罪。昔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王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副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至若周世宗時。新鄭村圍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材。一戶被盜。累其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此即後世團練鄉兵之議。誠止盜之一術也。故附著于此。

宋代強盜

宋太宗淳化四年。既平蜀地。任事者競進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小民貧困。兼并者益雜。賤賈以規利。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州之貧者。則眾至數十萬。四出攻劫。兩川大震。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上宮正等總兵討

張詠聞不進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湯醜。類若老師。曠日。此地還為汝死所矣。正田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然民多習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脇良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亦可乎。其為故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真宗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帝復使詠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服。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極于是。一安李順之黨。再平劉甲之亂。牧守得人。匪盜何易。易也。仁宗時。張方平移鎮西蜀。西南彝有印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僕智高在南詔。欲來寇。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勸。鎮之道。適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印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少不閉。蜀遂大安。善乎蘇洵之言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強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敬。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合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子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得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後同濟曰。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其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更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力數千里之也。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貨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其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豈非強盜自竭。本澄源之論。

歐慶麻中具州宣彩卒王則據城反。文彥博爲河北重慰使。平之時。右正言

余請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疏畧曰。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衛。其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選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檢得自募。勇力之上。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安紓補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故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



與棄而均是死亡而除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德律實刑不以災傷執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元豐元年軾知徐州又上疏曰今郡守之威權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接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人憐憫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好人之黨乎出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願少重其權責以大綱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濟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寇盜頒賜緡錢使得以在設耳目畜養爪牙此治俗之一術也軾又代李琮疏曰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遺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一干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今當收宗東河北豪傑之心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畧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欲進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援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縱有好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遍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哲宗時秦觀進策曰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獍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師而降之彼好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

黃台平器 卷三十一 弭盜篇 宋代拜盜 九



俯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事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日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避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詐其自折則足以安反側之心臣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一旦收捕納于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詔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理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

傑用以爲吏一日編發則移書詭賈取辨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遺發之兵罷捕逐之吏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輯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緝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尙何功名之能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于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何貴乎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亦在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察接不得効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治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蓄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又曰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掠擄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踉蹌之憂亦



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嘗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傑，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豈難有于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此亦銷弭盜賊之至計也。徽宗宣和二年，方臘括左道以惑眾，時朱勳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勳為名，起作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其股體，探其肺腸，或焚以膏油，叢箭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以童貫為宜撫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討之。貫至吳，見民囚花石之擾，眾言賊不誣，平坐此耳。貫即承認罷之。吳民大悅，嗚呼！盜賊之起，非假眾力不能獨為，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捕指生以赴，施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指生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監哉！孝宗時嚴嶺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曰收其所畏，大所謂收其所畏者，何蓋江西之嶺，其俗尚鬪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為，故其風聲氣俗頑橫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嘗以輕犯輒朴，其至于發塚露刃，搗關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悍城保，過嶺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嶺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嶺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嶼介乎其間，才足以分嶺之勢也。故嶺之盜坐而守，嶺則必為禽，繼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故曰嶺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崗之路不可並臂，頑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人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嶺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寇之

黃台子學 卷三十一 弭盜篇 宋代弭盜



夫必不肯守墜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幸制也夫歷代制禦寇盜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言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服官吏之約束而服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毅粟之蓄過人爲今之計莫若令郡縣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索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廢之以爵以收其用夫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善亦不爲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矣善計者擇其利多善少而爲之耳二曰制其所王夫所謂制其所王者何蓋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出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可返者飢民而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爲盜也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

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而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此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殺之間故歲凶則不得不攻掠擄奪以濟一旦之命或豐則遠巡銷緝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憫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嗚呼愚民之求福也無厭姦民之求利也無已故相率而猖狂于三尺之外其心易人而難出易聚而難散此但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者也何也愚民之食茶事庵者其號令所從出語言所從授則有宗師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姦民之盜販臣之所甚詳也然非獨此曹之過也使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真若禁園戶則其黨衆訖而自銷然而欲擒宗師要便勿驚欲禁園戶要便勿怨宜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誅絕也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宜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宜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



利算害可謂深矣。

明代弭盜

明初大誥有頒鄉約有訓郡縣捕盜特設別駕幕職等官以時稽察而鄉坊保  
 長里甲之制畢備故天下綏輯至正統後山東葉宗留福建鄧茂七等乘隙嘯  
 聚頗為民害成化中有荆襄流民劉千斤反正德三年四川巨盜藍廷瑞等僭  
 號稱王每有變朝廷輒遣將督兵討之而官兵所至剽掠甚于流賊賊嘗謂居  
 民曰我來梳汝兵來毘汝矣四年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  
 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聚賭日熾乃遣御史竊某於真  
 定殷殺於天津薛鳳鳴于徐淮臬奏立有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  
 繫盜賊入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六年劉六劉  
 七等聚眾攻劫窮民響應以副都御史馬中錫督兵征之中錫專主招撫遍檄  
 各省已賊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且信其疑

京錫至德州桑園見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日今內  
 臣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  
 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餽權璫求赦不待遂大肆劫掠擾亂六省延踰二年然  
 不立官據土故卒剿平之十二年江西橫水賊桶崗賊作亂與漳南諸逋寇並  
 阻險為民患當事者謂狼達軍以勦之不能難賊主招又不效于是有三省夾  
 攻之議乃命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未至鎮西疏言盜賊之日盛由招撫之太  
 濫招撫之太濫由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夫賞罰之科條具  
 備人宜獎勵而卒未有益者以爵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對敵之時賞  
 格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贛之禍亟矣脫朝廷假  
 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宜相機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擄則  
 擄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為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剪月  
 削期于濫平不難矣如必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則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



爭刻期動眾又數月而後交兵營迹彰聞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曠聚困之則何益哉乃詔改提督論旗牌便宜行守仁以為盜賊之起良由有司不能撫綏民間又無防禦之法乃令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至務相救援于身微介各縣嚴行十家牌法曰凡立十家牌專為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之人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後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亦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糾察其十家之內為力甚易使一甲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于甲即容于賊矣聚賊至于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為力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與師動眾欲于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為其易而為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甲內但有平日習為盜賊者即行捕

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論報名在官今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蓋盜賊猖獗皆起于奸細此法行而奸細無由藏迹故削平諸賊所至成功嘉靖初山東盜起給事中汪應軫上言以為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勝之策有六曰間賊黨用豪傑開糾告匪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而安之策則在擇守令而已且言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為壑也請為定列凡一方盜起不即撲滅以致出境則處處鎮巡官以下俱坐罪兵部復應軫言是詩如議降勅報可至末年饒平盜張璉據洞為亂詔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奏言盜賊之興當撲滅之于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蓋以情則脅從以勢則延蔓難盡誅難猝滅也故卒收撫勦之功肅麻以來長吏尚務寬恤至啟禎之間貧吏朘剝民膏酷吏戕殺民命則既驅民而為賊胥吏利盜私為衣食之源官司玩盜不行追捕之法則又縱賊以



殃民于是晉豫齊蔡之境所在蠶起而浙西諸盜有劉香自縱橫于海上屠五巢穴于湖中隱憂憂甚屢疏請兵剿捕時蔡懋德補兵部湖乃倣王文成十家牌為簡便保甲法其畧曰保甲所以弭盜久已飭行而寔效未臻者以小民未見其利先見其擾耳夫前人有行之而奏寔効者王文成公是也今本之以文成十家牌說而畧明十利禁絕互擾所與有司士民約一以簡便易行為主自責成十家料察窩盜之外一無苛求簡則易從便乃可久是在有司寔心行之而已于是列為十條而其要但令各甲止查十家中有容留流氓面生可疑衣聚曉散踪跡詭秘及平日遊手好閑不務生理耕田三五成羣賭博嫖飲或假摠鹽或假販鮮或假捕假勢械船出外攜資回家因而浪費無度者即密查行徑細詰來歷的係強竊窩盜非為歹人即公同赴縣密首添捕立擊或暗約甲衆及同夥擒獲送官但得寔者賞其十家連坐之法每坐失事不救夫小民而欲其搜盜鋒為力甚難惟窩盜非為前項踪跡本甲中朝夕耳目未有不知者知

一而密首消弭甚易今明知不報縱盜殃民不問受賄畏禍定行連坐強盜強竊十家竊盜竊窩止坐兩隣甲長縣官執法數次一縣自不敢容窩盜所累者少而造福無窮且各甲中有精壯勇夫委置無用故或為疴賊或為打行或為匪黨或為白捕甚且變為盜賊使有司簡汰老弱揀收壯夫如法訓練用以防守城池協擊大盜誠一舉而兩得至于一家失盜九家出劫亂擊柳錄名甲齊聲按應大力之家倍率鄉勇或當陸提擊或分截去路或輕舟尾追遠盜必有近窩當投該處保甲協力擒解如此則盜自不敢犯法行不牛載而劉香通屠五擒消東南數十載之慮憂而中原盜熾當事計不出此浪言勦撫總無實着故所至殘破崇禎時上擢蔡懋德為山西巡撫召同匪盜方畧對曰百姓所以為盜多由處于困窮欲絕盜源須先使窮百姓有飯喫若撫按與司道府縣一心從百姓起見講求救窮百姓之法鼓勵首救窮百姓之官使百姓有飯喫不為盜則地方自安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定許多百姓以成一已之功



一時其嘆為知本之論是故欲撫賊莫若使民不化為賊民之不化為賊守令責也欲勦賊莫若使兵不化為賊兵之不化為賊將兵者之責也

息闕蔡氏曰凡為盜者皆吾民也有飢寒之盜有驅迫之盜有點驚之盜有脅從之盜夫由于飢寒者誰飢寒之乎由于驅迫者誰驅迫之乎點驚之流使之自用則必梗教化于下若為朝廷用則亦可効奔走于上脅從之流其趨于不善也原非得已若誘之趨于善也是固夙心則皆可弭之于先而使之不為盜者也亦可弭之于後而使之不終于盜者也放殷宗隱鞠人謀人姬公敬怨汝詈汝以至首嚴邦洵終以邦誣非弭之于先者乎渤海賣刀而買憤交趾誅渠而散衆兗州村為置鼓新鄭圍為義營以至或弛以乘傲或壓以奪氣非弭之於後者乎外此而縱盜以殃民勤民以勦盜則滋盜耳逞言研哉嘗觀管敬仲之言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亂夫四民尚不可雜况不為四民者乎今有不業詩書不

諳翰翰而詭音窳句說劍彈缺是賊士者也不躬襪襪不事擾鉏而漑水與種藝荒植穀是賊農者也不審曲而勢不飾材辯器而燕函魯削鄭刀未斤是賊工者也不權子母輕重不吝金粟生死而奇美奪計范之壽窺貨攘桑孔之管是賊商者也而要皆附于士其附于士者儼手以雄杰自待也進不能詭時而退無以直身于是煽動于毫小可憑之說而播越千萬無可倖之異圖腹奸于良貌良于奸踈則厚毒急則速禍矣是故張敞為冀州探幽擒伏得其渠帥主名盡格殺之此以誅為弭者也張綱單車之廣陵躬詣嬰壘在部衆所之此以散為弭者也虞詡在朝歌設三科募壯士請作奸犯科者借之耳目而聯為爪牙此以用為弭者也夫誅之國法也而誅之不勝誅當論情情專則一網盡之不為酷情渙則豈可盡首從而玉石焚之乎散之君恩也散之不可散當論地地偏則一網開之不為縱地要則豈可開四網而兩露徧之乎至于用之者以不測之恩伸不測之法度其人之可用又度



廣雅釋義卷三十一  
我之必能用其人當論時鏡方集而未可下志方固而未可離此奢在彼也  
困蛟龍于潤澤入虎豹于幽谷此奢在我也彼方奢則需其悔悟之萌可也  
我既奢則泯其疑貳之隙可也然大奸可用小奸不可用大奸者其識譽必  
有過人故用之而有恃小奸者利易創威易惕用之保不為所賣乎是必參  
酌于誅與散之間形迹已著者不俟獄成立斃之勿使伏暗未著者面焚其  
籍諭令自安更有潛踪合聚有盜之情無盜之形者則密行捕緝而不使魑  
魅罔兩出入于青天白日之下則民志定矣而其法莫善于保甲蓋保甲嚴  
則賊之間無從匿又可得附盜之徒而陰陽其術以愚之王文成行之南  
贛而效先為行之西浙而效信乎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為匪盜之本乎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790